



87400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註  
張銑 李周翰 呂向

詠懷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 顏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

此詠耳

阮嗣宗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瑰傑

志氣宏放將濟辟為掾後謝病去為尚書郎遷部兵校尉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作成陳留八十餘篇此獨取十七首詠懷者謂人情



懷籍於魏末晉文之代常慮禍患  
及已故有此詩多刺時人無故舊  
之情逐勢利而已觀其體趣實謂  
幽深非夫作者不能探測之  
註同

### 顏延年沈約等註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

濟曰夜中喻昏亂不能寐言憂也彈琴欲

以自慰其心

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

善曰廣雅曰鑑照也

日帷帳鑒照也

孤鴻號外野翔

善作翔字

鳥鳴北林

善曰廣雅曰號

鳴也

向曰孤鴻喻賢臣孤獨在外號痛聲也翔鳥驚鳥好廻飛以此權臣在近則謂晉文王

也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善曰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



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嘆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翰曰由此而憂思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

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 善曰列仙

二女出游江濱交甫遇之張平子南都賦曰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韓詩外傳曰鄭交甫將南

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萇詩傳曰

婉孌少好兒子虛賦曰扶輿猗靡 齊曰江妃二女游於江濱解珮以贈鄭交甫也翔行也婉

孌美兒 良曰猗靡相思不相忘者情 傾城迷意深也交甫則未如此籍飾成此文

下蔡容好結中腸 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色賦曰臣



東家之子嗎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銑曰言美兒傾人之城迷惑下蔡之邑由此容兒美好結人心腸皆謂晉文王初有輔政之心爲美行佐主有如此者感激生憂思萱

草樹蘭房膏沐爲誰施其雨怨朝陽

善曰趙岐孟子章指

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又曰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又曰其雨其雨杲杲日出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子字銑曰後遂專權而欲篡位使我感激而生憂思萱草忘憂也蘭香草也言我將忘此憂自脩芳香之行膏沐仁義之道念天下若此將誰爲施之詩云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言本望得雨不謂日出亦猶本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期輔弼不謂篡奪也沈約曰婉嬈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善曰漢書曰楚王使武涉



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然  
今爲漢王所禽矣翰曰言臣主初爲金石固  
交一朝離傷使  
如此也旦朝也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

此始

顏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沈約曰風吹飛藿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華實旣盡

柯葉又凋無復一毫可悅

善曰班固漢書李

廣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說文曰藿豆

之葉也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

濟曰嘉美也

蹊道也藿猶葉也言及秋風而零落也

言晉當

魏盛時則盡忠及微弱則陵

之使魏室零落自此始也

生荆杞

善曰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華者必有

悴

班固荅賓戲曰朝爲榮華夕爲憔悴

山海經曰

季夕之山下爲荆杞郭璞曰杞拘

杞

銑曰荆杞喻奸臣言因魏室陵遲奸臣是



生奸臣則驅馬舍五臣作捨之去去上西山趾善曰

夷齊所居言欲從之以避世禍銑曰西山伯夷叔齊隱處也趾山足也言晉無始終不及夷

齊故上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沈約曰榮悴去就此人本

無保身之術况復妻子者乎凝霜被野草歲暮

亦云已沈約曰歲暮風霜之時徒然而已耳

亦當然楚辭曰欸欸霜之紛紛字書曰凝水堅

也毛詩曰歲聿云暮蒼頡篇曰已畢也向曰

已盡也言霜凝歲暮野草當盡我值

今日身亦固然此乃籍憂生之詞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善曰史記曰不以繁

陵君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

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



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若雲蜺  
兕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兕死於車  
下王謂繆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繆曰下衣  
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繆車下三百  
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  
而弃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  
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又  
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克惡而得拂枕席今  
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  
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  
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弃矣安得無涕出乎王  
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濟曰繁華喻人美盛  
如春華之繁  
**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  
善注 善曰毛詩曰桃  
之天天灼灼其華良悅澤若九春  
磬折似秋  
**霜**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特三  
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



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尚書大傳曰諸侯來

受命周公莫不磬折銑曰懌樂也春陽也陽

數九故云九春萬物悅樂之時也磬樂器其形

曲折秋霜能摧折萬物言此二人自屈折曲事

君有如此者秋殺也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

愛宿昔同衣裳善曰神女賦曰陳嘉詞而云對吐芬芳其若蘭廣雅曰宿夜也

向曰昔夜也願為雙飛鳥比翼共翱翔善曰建安中

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翰曰此丹青著明誓

情相得願為比翼之鳥雙飛而游

永世五臣作千載不相忘善曰以財助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助人者色盡則

愛施是以嬖女不弊席嬖男不弊與安陵君听

以悲魚也亦豈能丹青著誓永代不忘者哉蓋

以俗衰教薄方直道喪攜手笑言代之所重者

乃足傳之永代非止耻會一時故託二子以見



其意不在分挑斷袖愛嬖之權用背不渝故以  
方誓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冊青之信廣開  
束手之路齊曰誓約如冊青分明雖千載而  
不相忘也言安陵龍陽以色事楚魏之主尚猶  
盡心如此而晉文王蒙厚恩於魏不能竭  
其股肱而將行篡奪籍恨之甚故以刺也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  
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  
經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東也良  
曰漢伐大宛得駿馬乃作天馬歌言天**春秋**非  
馬來自西北從於東道此亦萬事不定**春秋**非  
**有託**  
作託五臣**富貴馬常保**  
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  
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况富之與貧貴之與  
賤易至乎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託止也銑  
曰春秋相代託竟之時而**清露被皐蘭凝霜霑**  
富貴者安能長保持也



野草

善曰迅疾也楚辭曰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楚辭曰漱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水堅也

古詩曰白露沾野草

向曰春露秋霜互以相

代言霜凝歲暮野草當盡我值今日身亦固然

此乃籍憂生之詞也

朝為媚

五臣作美

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

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

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後於緱山乘白鶴駐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而

云翰曰王子晉古仙人以喻真正之士

言世人逐時興衰非有長生者也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栢翳岡岑飛鳥鳴

相過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來諸幽之道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栢

桐以識墳

濟曰阿曲翳蔽也

感慨懷辛酸怨

但立墓松栢飛鳥往來而已



毒常苦多

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史記太史公

也

良曰由此而怨歎也慨歎息也辛酸鼻也毒病也

李公悲東門蘇子

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沈約曰河南北秦

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耳蘇子以兩周之

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印也云二子

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交利貨賂禍故

冒而行之所謂求仁得仁也松栢岡岑丘墓所

在也古有皆死之義莫有免者焉達者安小大

之涯各遂分內之樂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為一

丘之士夫何異哉故因北望山阿而發此句明

徂謝之理雖同大逝之途則異也感慨之來誠

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道天怨毒求生蘇子李

斯張本也善曰李斯蘇秦同銑注漢書東方

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論語子貢

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曰怨乎曰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銑曰李公李斯也本楚  
上蔡人度楚不足仕乃說秦平六國而為丞相  
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  
逐狡兔之樂其可得乎故云悲東門蘇子蘇秦  
也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蘇秦以  
其地狹小不足逞其志乃游說六國佩其相印  
後爭寵於齊為刺客所殺言二子豈不知趨勢  
利以近禍敗也為而犯之者亦猶求仁得仁誰  
復為之嗟矣籍登高望見丘墳松栢而懷李公  
蘇子以為世人不知止足後必悔恨有如此者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善曰開秋秋初開也  
四子講德論曰蟋蟀候秋吟向曰詩云十月  
蟋蟀入我牀下今言初秋始涼已鳴林帷者傷  
時政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善曰古詩曰感  
追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物懷所思韓詩  
日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毛詩曰憂心悄悄愠  
于羣小翰曰感物感時政也悄悄憂心也多



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

九約曰重言之簡云懷哉懷哉善曰論衡曰

其議繁辭終不見信

良曰言此心無所告訴

微風吹羅袂

明月耀

作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善曰樂錄曰雞鳴高樹顛

古辭孔叢子孔子歌曰中車命駕將適唐都

毛詩曰薄言旋歸齊曰微風喻魏將滅教令微

也明月喻晉王為專權臣也雞知時者言我亦知時如此將命駕歸于山林隱居而避此亂代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中趙李相

經過

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於二帝也

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范曄後漢書曰光武曰孝孫素謹輕薄兒誤之孝孫劉嘉字

史記曰秦作咸陽徙都也良曰漢都娛樂未咸陽也趙李並善歌舞故託以經過也

娛樂未



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

金百鎰

善作溢

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

將如何

善曰少年之日志好絃歌及乎歲晚旋

乎戰國策曰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

反衣焦不信頭塵不浴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

人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

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雖良此

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之楚之

路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

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

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

而離王命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高誘曰面何

也駕馬也之至也用資也賈逵國語注曰一溢

二十四兩向曰晉文王河內人故託稱二河

言人輕薄之情平生經過游樂於魏都之中及



魏室衰暮皆去而望晉 翰曰季良謂魏王曰  
同善注言雖黃金百鎰資用苦多豈可供其失  
路之費也喻人素有美行於魏今失路  
歸晉其於美行盡以喪矣將如之何哉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

鉤

善作

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

善曰軫當為畛宋衷

大玄經注曰畛界也說文曰畛井田間陌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  
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  
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  
始也漢書曰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毛詩曰  
我有嘉賓 良曰畛界距至也阡陌皆道也子  
母瓜之子母也鉤帶猶連綴也瓜有五色其光  
曜日嘉賓邵平之客 濟曰邵平瓜美足供賓

客

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



豈足賴

沈約曰當東陵侯侯服之時多財爵貴及種青明匹夫耳寔蓋由善於其事故

以味美見稱連畛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瞻已乃亦坐致嘉賓夫得固易失榮難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興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善曰莊子曰山木自斃也膏火自煎也漢書疎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左氏傳曰石碯曰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又宋華元曰不能治官敢賴寵乎銑曰膏以明而受煎熬人以財而見患害豈如邵平復為布衣終身不仕至於寵祿何足恃賴顧朝廷若是賴以退居故有此辭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山

善曰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

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向曰上東門洛陽東門首陽山伯夷叔齊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

避周之隱處

沈約曰夷



齊尚不食周粟况取之以不義者乎善曰史

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

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顏延之曰史記龜策傳

曰無蟲曰嘉林翰曰薇亦藿也可食之采薇

士則夷齊也嘉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五臣

樹謂嘉美之樹

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沈約曰良辰何許言

風霜交至周殆非一玄雲重陰多所擁蔽是以

寄言夷齊望首陽而嘆息善曰東征賦曰撰

良辰而將行王仲宣詩曰白露沾衣良曰良

辰謂和平也凝霜霑衣矜以喻衰代言和平之

時今在何處而使衰代及人銑鳴鴈飛南征

曰風振雲陰喻晉王專權而冒上

鵙啼鵙決發哀音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芬

善

曰楚辭曰鴈邕邕而南遊又曰恐鵙鳴之先鳴

使夫百草為之不芳向曰鳴鴈飛征喻賢臣



遠去賜鳩哀音

喻邪臣讒佞

素質由商聲悽愴傷我心

沈約曰致

此周素之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遊字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

其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聲調翰曰商聲

秋之聲也草木凋素由商聲用事國家衰弱由

姦臣執政是用傷我心矣

用傷我心矣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

五臣作詩書善曰論語子曰吾十有五

而志于學杜預左氏

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

傳注曰尚上之耳善曰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

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

執玉也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

死矣史記曰閔損字子騫濟曰褐布衣珠玉

喻道德顏回閔子騫皆孔子弟

開軒都字臨

子言少時學道德與此游從



四野登高有

善作望

所思

良曰開都謂出於都外所思謂思古之君子

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

善曰方言曰冢大者為丘銑曰言自古

死至於今日故謂同一時也

千秋萬

五臣作百字

歲後榮名安所

之乃悟

善作誤字

羨門子噉噉

叫

今自嗤

善作嗤字沈約曰白

我以前但謝者非一雖或稅駕參差同為今日  
之一丘夫豈異哉故云萬代同一時也若夫被  
褐懷王託好詩書開軒四野昇高永望志事不  
同但沒理一追假羨門之輕舉方自笑爾善  
曰戰國策曰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  
之後誰與樂此矣淮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  
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馬也史記曰始皇使燕  
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古仙人也說文云嗤笑  
也嗤與蚩同何曰羨門子古仙人也乃悟羨  
門輕舉而我負累所以自嗤籍憂生於理以此自釋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太梁

善曰漢書地理

志曰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也又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也

池名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善曰毛詩曰率彼曠

野楚辭曰莽莽之無涯毛萇曰走獸交橫馳

飛鳥相五臣作適翔是時鷄火中日月正相望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問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尅之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鷄火中必是

時也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尚書曰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

時人怖懼良曰孟冬之月七星中星朔風厲

嚴寒陰氣下微霜善曰爾雅曰朔北方也杜預

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曾子曰



陰氣騰則凝為霜向曰朔北也寒霜喻奸臣之害人者羈旅無疇匹俛仰

懷哀傷善曰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

傷翰曰代多邪佞故我無疇匹而俯仰悲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

著斯章沈約曰豈惜終憔悴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

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

懷兼以羈旅無匹而發此詠善曰孫卿子曰

天有常道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

功翰曰小人計邪諛以為功君子守正直以

為常良曰言我守以正道豈能

憔悴及已所以著此詩以自明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善曰南方為火而主

月為炎暑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毛

詩箋曰炎熱氣也銑曰三旬謂六月之旬欲



入於秋也喻魏之末推移於晉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逶迤善曰淮南

子曰志厲清雲起辭曰載雲旗之逶迤四時更

向曰喻魏尚有餘德者逶迤長遠也代謝日月遞差馳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

而奔馳也徘徊空堂上怛莫我知善曰毛詩曰勞

心怛怛楚辭曰國無人兮莫我知願覩則歡

齊曰怛怛憂傷也莫我知莫知我也願覩則歡

好不見悲別離善曰言四時代移日月遞運年

橫遭擯斥故云願卒歡好而不見別離良曰

卒終也不見言不欲見別離也喻晉篡魏而別

灼灼西頽善作日餘光照我衣善曰楚辭曰日杳杳而西頽



廻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此曰類曰喻魏也尚

晉武四壁喻大臣周周尚銜羽亦念飢

寒鳥喻小臣也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屈尾將欲飲於河

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

可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北有獸焉與

叩叩岨虛比爲叩叩岨虛齧其草即有難叩叩

岨虛負而走其名謂之屢郭璞曰屢音厥向

曰周周蚤蚤同善注以喻君臣相須而濟有晉

不如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爲夸苦譽臣

於此作與名焦悴使心悲沈約曰天寒即飛鳥走獸

作與顛什蚤蚤負蚤以美草而當路者知進趨不念

暮歸所安爲者惟夸譽名故致焦悴而心悲也

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

功可復許乎綦毋邃曰當仕路也尚書大傳曰



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磬樂器其形曲折  
呂氏春秋曰古之人有不肯富貴者由重生故  
也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夸  
虛名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翰曰當路  
子喻大臣也皆磬折曲從以媚晉氏而忘致君  
之道 良曰此人皆夸大與名譽而致身趨附  
之地使我焦 寧與鸞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  
恠而心悲

四海中路將安歸

沈約曰若斯人者不念已之短翮不隨燕雀為侶而欲與

黃鵠比將黃鵠一舉冲天翱翔四海短翮追而不逮將安歸乎為其計者宜與燕雀相隨不宜與黃鵠齊舉 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玄雲決鬱將安歸 濟曰鸞雀喻姦佞黃鵠喻賢才言世人寧與姦佞比濟其要安於爵祿不能與賢才盡力於君而受其黜退也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

五臣作山字

門臨水路



不見行車馬

銑曰言人皆趨權臣無與已同

登高望九州悠悠

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

向曰孤鳥離獸東南西北

喻下人值亂代皆分散而去

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善曰毛詩

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翰曰言恩志者與舒寫其心晤明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

善曰史記曰紂使師洧作新聲北里之舞

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濟曰紂使師延作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紂亡延投濮水

而死衛靈公宿於濮水上聞其音使師洧寫之言時尚其荒淫

輕薄閑游

五臣作游

閑子俯仰乍

五臣作作

浮沉

五臣作沈

捷徑從狹路僂僂

趣荒淫

善曰輕薄之輩隨俗浮沉奔彼大道好從狹路不尊恬淡競赴荒淫言可悲甚



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沉與時俯仰銑曰  
代人輕薄逐勢興衰而從之向曰捷徑狹路  
非正道儻倪亦俯仰也馬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

年術可以五臣作慰我心善曰子喬離俗以輕

已遠故云馬見其法不滅故云可慰心楚辭云

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雲而陵太清山海經

曰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化為鄧林楚辭

曰延年不死今壽何所止方言曰延長也毛詩

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翰

曰王子喬古之先人也鄧林林名濟曰籍見

時代若此但以全  
身為上故美矣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善曰楚辭曰湛湛江

水兮上有楓樹良

日湛湛水平

皐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善曰楚

兒楓木名

辭曰皐



蘭被徑兮斯路漸又曰青驪結駟齊千乘毛詩曰駕彼駟牡載驟駸駸

林切

銑曰澤畔曰皐青驪

馬也逝去也以喻日去之疾

遠望令人悲春氣

感我心

向曰望此則知春不留

緒三楚多秀士朝

雲進荒淫

善曰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呂氏春秋

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旦為朝

雲翰曰三楚謂楚文王都郢昭王都鄂考烈

王都壽春秀士謂秀茂之士宋玉之流也玉為

高堂賦云朝為行雲暮為行雨諷荒淫之事進

諫於君言朝廷之士

隨風俗流無能如此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

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

善曰戰國策曰莊辛

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

自以為與入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



攝丸以其頸爲的畫游茂樹夕調酸醢爾黃雀  
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南遊高陂北陵巫山  
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嬖女  
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  
太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  
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目因是已左州侯從  
鄢陵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  
馳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事不知  
天穰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填澠池之塞內授已  
澠池塞之外襄王聞顏色變四體戰慄於是乃  
執珪中授之封以爲陽陵君廷叔堅戰國策論  
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茹溪溪流所沃者  
美好色也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  
將滅涕泣不禁禁止也良曰朱華喻榮盛高  
蔡事同善注言魏初榮盛後如高蔡  
黃雀之危一念至此泣涕不能禁止

秋懷詩五言



謝惠連

銑曰感秋而述其所懷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

秋晏

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說文曰嬰繞也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淮南子曰秋

士哀也

向曰嬰

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

善

羅矧况晏晚也

古詩曰明月何皎皎薛君韓詩章句曰奕奕盛

兒毛詩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翰曰奕奕長

盛兒爛

蕭瑟含風蟬寒唳度雲鴈

善曰楚辭曰秋之爲氣也

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寒商動清閨孤燈暖

齊曰蕭瑟寥唳皆聲也

幽慢

善曰寒商秋風也楚辭曰商風蕭蕭而害之

見良同

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

善曰楚辭曰獨耿介

善注



而不隨毛詩曰展轉反側銑曰夷險難預作善

耿介專獨也繁慮多憂也宵夜也夷險難預作善

豫謀倚伏昧前筭善曰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演

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鶻冠子曰禍兮

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銑曰夷平倚申伏

屈昧闇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善曰達謂通

筭計也嵇康高士傳司馬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

鼻居市不耻其狀託疾避患蔑比卿相乃至仕

人超然莫尚翰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嵇康高

士傳讚曰同善注言我雖好相如明達天下不

欲同其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官善曰偃謂偃

慢世曄後漢書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

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卿

稱病篤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

終其身故人號為白衣尚書濟曰鄭均同善



注言我頗悅鄭生偃息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

不飲同其為白衣官也

賦良曰觴酒也翰筆也

染筆於墨而制文章

波時陵亂善曰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

不再圓傾義無兩旦善曰魄月魄也義義和謂

月之中無再復圓也日既傾一日金石終消臣

之中無更朝也喻人老不可更少

作毀丹青整彫煥善曰張綱集曰書功金石圖

銷也彫煥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善曰阮籍詩曰玄法

光明兒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善曰阮籍詩曰玄法

發朱顏睇眄有光華嵇康有白首賦齊曰

勉勵也玄髮少年也貽遺也白首衰老兒

因



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

古忠切串習也

善曰爾雅曰向曰串狎也

言因歌誅遂賦此詩聊用布與親狎之人

臨終詩

五言

歐陽堅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陽建字堅石渤海人石崇甥也為焉翊太守趙王倫之為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政不從私欲迎楚王偉立之由是有隙石崇勸淮南王使誅倫末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斬建臨刑而作是詩也

伯陽適西戎孔

善無

子欲居

善有

壘

善曰列仙傳曰老子

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魏武飲馬長城窟行曰四時隱南山子欲適西戎論語



日子欲居九夷向曰老子姓李字伯陽見周無道遂入胡即戎也孔子欲居九夷夷蠻通稱

也荀懷四方志所在可游盤謂善曰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

四方之志尚書曰乃盤遊無度翰曰言平常之人且懷四方之志所在皆可以遊樂況

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平聲善曰周易曰屯如遭如又曰往蹇來連

孔叢子歌曰遂邇不復自嬰屯蹇論語子曰顛沛必於是也濟曰而況遭亂代屯蹇災患者

而不行平顛沛猶傾覆也古人達機兆策焉游近關易曰幾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左氏傳蓬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也

良曰衛大夫孫林父將作亂蓬伯玉遂行從近關而出言伯玉識機變也策馳游從也咨

余冲且暗抱責守微官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冲童也賈逵國語注曰



暗不明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銑曰：咨，老也。言

我猶童稚，暗昧之人，抱負罪責，守此微官，不知云就安居取害也。潛圖密已，構

成此禍福端。善曰：爾雅曰：圖謀也。莊子曰：而子

禍亦不至，福亦不求，禍福無有，惡有人災。故叔上吳王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傅子曰：福生

有兆，禍來無端。方言曰：端緒也。向曰：謂趙王倫謀亂已，欲廢彼，敗則為禍，成則為福。故云禍

福端構。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天網布紘綱，

授足不獲安。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許

慎。淮南子注曰：紘，維也。解朝曰：欲行者，擬足而授迹也。濟曰：恢恢，廣大兒四方。上下為六合。

紘，網繫網索也。言趙王倫網捕松柏隆冬，悴五忠良，將以害之，使授足無處。松柏隆冬，悴臣



作然後知歲寒

善曰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凋然後知歲寒

之後周也

銑曰言歲寒

不涉太行險誰知斯

路難

善曰淮南子曰河為九山曰太行羊觶高誘曰太行今上黨太行河內野王縣向

日言世路險

真偽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

定分慷慨復何歎

平聲善曰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

春秋曰百里奚處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

良曰引大分故

以抑

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顧所作嬌憐

五臣

女惻惻心中酸

善曰說文曰負受貨不償然受恩不報亦謂之負也方言曰傳

云慈母怒子折變以答之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濟曰酷苦酸痛也

二子弃若



五臣無遺念皆邁五臣作凶殘善曰毛詩曰將

若字銑曰言母亦不免故云不惜一身死惟此

如循環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念也尚書大

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周則復始也

向曰惟思也若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洟瀾善曰

日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色文章人有五情漢

哀傷

幽憤詩

四言 善曰魏氏春秋曰康及

賦曰余少與嵇康呂安居上接近其

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意遠而疎呂



心曠而放其終各以事見法班固  
史遷述曰幽而發憤乃思乃精

嵇叔夜

向曰叔夜為品安事連罪收繫  
遂作此詩憤怨也言幽怨者人

莫能見  
明也

嗟余薄祐

五臣作祐

少遭不造

善曰蔡邕書曰嗟薄祐早喪二親毛詩曰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

濟曰祐福也叔夜少失父

哀

榮靡識越在繯綵

五臣作縵綵后成叔曰聞君越在他境在

善曰左氏傳

南子曰成王幼在繯綵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繯織纓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韋

昭漢書注曰縵若今時小兒腹衣李哥曰縵小兒大籍也

銑曰榮獨靡無越於也縵綵束襖

嬰兒衣也

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

子不訓不



師

善曰嵇氏譜曰康兄喜字公穆歷徐揚州刺史太僕宗正卿母孫氏毛長詩傳曰鞠養也

毛

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賈逵國語注曰肆縱

恣

也說文曰姐嬌也嬌與姐同耳

姐

嬌也恃母兄之慈縱而

成

嬌不垂訓教不立師傳

善

無此二句良曰爰於也男年二十則冠

冠

帶亦冠也依憑母兄之寵自放逸其心也

心希古任其所尚

善作上善曰廣雅曰希庶

上

則義不虧矣說文曰尚庶幾也

希

慕也言舉心慕古人之道任其高尚之志也

託好老莊賤物貴身

善曰嵇喜謂康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淮南子曰

原

道者欲一言之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

之

而通則賤物而貴身也莊子曰貞者精誠之

志

銑曰老謂老子莊謂莊子賤物賤於

寶

貴之物貴身謂卑下於人以自保也

志在



兄巽姦通安妻巽爲大將軍長史遂構誣將害  
安鍾會爲大將軍所善會因勸大將軍誅康與  
呂安同罪也子玉楚子玉也令尹子文舉之以  
自代後子玉與晉戰子玉大敗康此意所以憤  
呂巽有穢行大將軍用爲長史是不知人亦如  
子文之用子玉不當也惟塵謂詩人刺進舉小  
人也謂鍾會有言於大將軍將害康比  
會爲小人也婁增石言當朝此類多矣大人舍  
**弘藏垢懷耻民之多僻政不由已**  
善曰周易曰  
含弘光大品  
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國君含垢說文  
曰懷藏也杜預曰忍垢耻也毛詩曰民之多僻  
鄭玄曰民行多邪僻者汝君臣之過無自謂得  
法度論語曰爲仁由已銑曰大人天子也言  
天子能含其大道包藏垢穢懷納諸耻謂不察  
臣下之過致使左右多邪臣政不由天子之已  
而使無辜獲  
罪僻邪也  
**惟此褊心顯明藏否感悟思**



愆怛若創瘡

于軌切

善曰棉心康自謂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論辭也毛詩曰

惟是編心足以爲刺又曰於乎小子未知感否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瘡蒼頡徧曰瘡毆傷也方言曰怛痛也說文曰瘡癰也漢書音義曰以杖毆繫人剥其皮膚起青黑無創者謂瘡瘡也何曰徧心康自謙也臧善否惡也愆過怛痛創傷瘡割也言徧小之心明此朝廷善惡感而覺悟以思其過

欲寡其過謗議沸騰

善曰論語曰

痛如割傷  
於孔子孔子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漢賈山曰古者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毛詩曰百川沸騰

騰起

性不傷物類致怨憎

善曰莊子仲尼謂顏

也者物亦不能傷也

濟曰此自言其性常不傷



慙柳惠今愧孫登

善曰潘安仁西京賦曰嗟鄙夫之常累兮固既得而惠失

無柳季之直道兮佐士師而一黜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魏氏春秋曰初康采藥於中山北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

翰曰柳下惠三黜

無怨色康今

內有宿心外惡

六女

良朋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

負之言背也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敞平其

宿心爾雅曰惡慙也毛詩曰每有良朋

向曰

宿心謂宿昔本心也謂慕養生之道今則辜負本心矣惡猶慙也

仰慕嚴鄭樂

道閑居

善曰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獨有嚴君平皆脩身保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

聘子真子真遂不訓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日閱數人得百錢



是以自養則閑肆下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西漢書曰司馬相

如稱疾閑居銑曰嚴君平鄭與世無營神氣子貢皆樂道閑居脩身自保

**晏如**善曰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淮晏如南子曰古之神氣不蕩於外漢書曰楊雄

室亡儋石之儲猶晏如也濟曰晏如無事也**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善

毛萇詩傳曰咨嗟也毛詩曰之子不淑云如之何左氏傳趙孟曰以晉國之多虞翰曰咨嗟

淑善嬰繞虞度也言我不善繞此罪累之多不可度也**匪降自天寔由頑**

**疎**善曰毛詩曰下民為孽匪降自天噂沓背增職竟由人良曰匪非降下寔實也言此罪

累非下自天實由我**理蔽**善作**患結卒致囹圄**頑疎之性所致也

五臣作圉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弊壞也禮記曰仲春省囹圄鄭玄曰所以守禁繫者秦曰



圜圖漢曰獄

濟曰邪臣協用私情擁蔽政理

之道遂使患難結成終致無辜繫於獄也卒終

也圜圖

對荅鄙訊繫此幽阻

善曰言已對荅之

獄也晏漢書曰訊者三日復問知之與前辭同不也

杜預左氏傳注曰繫拘執也鄙俚也訊問也

向曰荅對獄吏耻為其所問

實恥訟冤

善作時

不我與

善曰論語曰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文雖出此而意微殊亦不以文害意

也免或為冤非也

銑曰耻謗訟之冤

雖曰義

直神辱志沮

善曰毛萇詩傳曰沮壞也才與切

明無辜而為獄吏辱

澡身滄浪

平豈云能補善

其神氣志亦亂也

孟子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



纓帶斯濯足自取之也劉歆答父書曰誠思拾遺冀以云補良曰澡洗也言神辱志沮雖將

洗身於滄浪清 嗵嗵 五臣作 鳴鴈奮 五臣作 翼北

水豈能補之也 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 臣

作疇 善曰毛詩曰雍雍鳴鴈管子桓公曰夫

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鴻鵠秋南而不

失時毛詩曰嗟我懷人說文曰鴈辭之舒也儔

等也 齊曰雖離和聲也鴈春則北游故云順

時而動憤怨鴈不疇北也康見此鴈鳴 事與願

得意忘憂乃自嗟歎則莫能比之矣

違違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 善曰淹留謂

爾雅曰淹留久也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

人毛詩曰謂我何求 濟曰違及也知窮達在

命不求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

苟免



生

善曰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司馬彪曰勿脩名也被褐懷玉藏惡其身以無陋

於形也

郭象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

也

尚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

也

曾子曰惟欣思信咎故不生可為孝矣向

曰

吉人有言謂莊子云為善無近名也奉時謂

隨時

恭默也言謹潔如此

萬石周慎安親保榮

則咎

責悔禍不生於身也

善曰

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

白首

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

郎中

令奏事事下建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

尾而

五今廼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

他皆

如此論語摘輔象識曰曾子未嘗不問安

親之

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周至也

奮父

子五人各二千石天子號為世務紛紜祇

萬石

君皆周慎謹密安親守榮也

攬予

五臣作

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

善曰漢書曰嚴安徐



樂上書言世務毛詩曰祇攬我心攬亂也祇適也家語金人銘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濟曰紛紜亂也祇語助也攬動也雖安樂之時必誠危亡之理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五臣獨何乃終其利貞

為有志不就

善曰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

謂芝草也楚辭曰云有志而無謗爾雅曰就成也濟曰煌煌光也靈芝草藥一年三開花秀

服之長生康志尚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屢勗將

來無馨無臭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懲難念功毛詩曰既往既來我心永疚疚病

也爾雅曰勗勉也毛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良曰見此患難方欲懲誠而反復心內病之戒勗將來無為患皆害身之本也采薇山阿散髮巖也聲譽於時無使馨香也



岫永嘯長吟願性養壽

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

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琴操許由曰散髮優游所以安已不懼也范曄後漢書曰袁閎散髮絕世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願養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年曰期願鄭玄曰願猶養也翰曰使將來之人采薇山曲散髮巖岫之間願養年壽也采拾也薇草藥也散髮謂不為冠冕所拘束

### 七哀詩

五言

曹子建

善曰贈答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問曰七哀謂痛

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為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歎故賦此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

徘徊

善曰夫皎月流輝輪無礙照以其餘

光未沒似若徘徊前覺以為文外傍情斯言當矣向曰謂月行疾其光如流也正謂當其時也徘徊謂終夜月光廻轉四面遷照故云徘徊也上有愁思婦悲歎有

餘哀

善曰古詩曰慷慨有餘哀

借問歎者誰言是客

善作

子

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

五臣作栖字

良

也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

五臣作流

各異勢

會合何時諧

善曰漢書民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爾雅曰諧和也

齊曰清路

塵謂風上塵也妾婦人之謙稱也言塵隨風之飄揚此夫從征不息泥在濁水之下以自北幽思不通浮沈既異會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合何時諧諧和也



善曰古詩曰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嘆  
翰  
日西南坤地坤妻道故願為此風飛入夫懷君

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善曰史記驪姬曰以賤  
妾之故廢嫡立庶  
銑

日言夫行十年後恐患改故云  
君懷不開我當何所依據

### 七哀詩二首

五言

王仲宣

翰曰此詩  
哀漢亂也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音還協韻  
氏傳晉侯問於士弱

善曰左

日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  
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耳陳餘述曰  
據國爭推還為豺虎道經曰執大象天下往河  
上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  
萬民移心歸往也良曰象道也豺  
虎喻羣賊貪暴害人也遘及患難也復棄中國去



遠身適荆蠻

善曰毛詩曰秦晉蠻荆荆蠻喻荆

州仲宣避難在其中也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

向曰謂初去帝

都之時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良曰國亂殺戮人多路有

飢

五臣作饑字

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

獨不還

善曰言廻顧雖聞其子號泣之聲但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卒

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

濟曰婦人廻顧聞子泣聲但揮

涕而去不復還也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

去不忍聽此言

善曰此婦人之辭也說文曰完全也銑曰此說婦人爲言時

遭亂夫從征役世既無主皆相攻劫故奔走飢荒未知身死之處弃子草中不能相全粲驅馬



而去不忍聽也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

喟然傷心肝

善曰漢書曰文帝葬霸陵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

也戰死人喟然歎聲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

善曰國語曰底著滯淫賈逵曰淫久也

向曰淫猶留也

方舟溯

五臣作

大江日暮愁我心

善曰爾雅

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也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流濟曰方並也山

岡有餘映

五臣作映

巖阿增重陰

善曰通俗文曰日陰曰映銳曰謂

日將沒山脊之上猶映餘光而巖曲本陰今復曰暮是增為重陰山脊曰岡

狐狸馳

赴穴飛鳥翔故林

善曰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主也楚辭



良日狐狸獸名翔歸也  
山流波瀲清響援猴

善作  
猴援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霏衣襟  
善作

夜不能寐攝衣起撫  
五臣作附琴  
善曰楚辭曰擊迅

孟秋之月白露降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  
漢書曰沛公起攝衣延酈食其也韓子曰師涓

靜坐撫琴  
翰曰  
絲桐感人情爲我發悲音  
善

史記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  
可爲絲桐之間也  
向曰絲絃也琴以桐木爲

之  
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善曰阮嗣宗詠懷

俛仰懷哀傷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  
臣也  
齊曰壯益也此粲自哀之言

# 七哀二首

五言



張孟陽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

有才華起家拜著作郎稍遷領著作遂稱疾抽簪告歸卒於家

翰曰此詩哀人事遷化後

詩哀帝

室漸衰

北芒

五臣作印字

何壘壘

平

高陵有四五

善曰廣雅曰壘壘重

也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何壘壘北芒山名也壘壘塚相次之兒也向曰北印山名壘壘重

墓也

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

原陵

音舞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葬孝

陵又曰葬光武皇帝于恭陵又曰葬靈帝于文

也銑曰漢世主謂後漢諸帝墳陵恭文原皆

陵號鬱臚臚草木多兒

李世

五臣作葉

喪亂起賊盜如豺虎

善曰



左氏傳曰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  
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王仲宣七哀詩曰西京  
亂無象豺虎方遘患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毀壞  
據國爭權還為豺虎良曰葉猶世也

過一杯

便

房啓幽戶

善曰一杯喻少也餘  
同翰注

翰曰壤土

也漢武帝時有盜高廟玉環者廷尉罪之當弃  
市帝怒其輕當族釋之諫曰假令有取長陵一  
抔土陛下何以罪之遂止抔謂一掬矣言漢家  
諸陵既遭季世喪亂毀其陵土已過一掬矣便  
戶家中室也言其幽  
暗之戶已開之矣  
珠柙匣  
離玉體珍寶見剽  
匹虜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  
妙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體骨并盡  
西京雜記曰漢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玉  
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鏤枚乘七發曰太子玉體  
不安說文曰剽劫人也又虜獲也漢書注曰虜  
與鹵同如淳曰鹵鈔掠也齊曰珠柙漢家送



死之物珠玉為押言遭發虜掘  
已離玉體玉體者貴美之言  
園寢化為墟周

墉無遺堵善曰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又

曰自貢禹建迭毀之議遂毀惠景廟及大上寢園廢而為墟爾雅曰牆謂之墉毛萇詩傳曰一

丈為板五板為堵向曰園寢陵旁廟也蒙龍

荆棘生蹊逕五臣作徑登童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

復掃先古切善曰關中記曰漢諸陵守衛掃除廣雅曰掃除也餘見下注掃蘇老切

良曰樵童牧豎也頽隴並墾發萌穠

穢蔓草之類皆無人掃除之營農圃善曰蒼頡篇曰墾耕也毛詩曰

隸字也疾耕發其私田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瞻萌穠銑曰頽隴頽墳也



萌隸下人也言頽墳之處並為耕鑿開發下人所營農業園囿之事皆為萬乘君

今為丘山土

善曰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其車馬

者為丘淮南子曰吾死也有一棺之土翰曰萬乘君天子也感彼雍門言悽

愴哀往

五臣作今古

善曰相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

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

此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驥周謂孟嘗君曰君百歲之後高臺既傾曲池又

平豈不悲乎孟嘗君淚下承驥感恩其言故悽愴也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

則西風急疾鸚鵡賦曰涼風蕭瑟良曰商為秋氣陽鳥五臣作收和響



寒蟬無餘音

善曰陽鳥春鳥也禮記曰孟秋寒蟬應陰而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

楚辭曰蟬寂寞而無聲濟曰陽鳥收息其和聲而秋已深故蟬亦無矣喻帝室之漸衰白

露中

五臣作朝字

夜結木落柯條森

善曰呂氏春秋曰秋氣至則草

木落

銑曰露結為霜也森寒風振聲

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

五臣作沈字善曰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續漢書云日行北陸謂之冬杜預左氏傳注曰陸

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浮行也說文曰景日光

也翰曰朱光日也天道游北故云馳北陸忽

西沈言其疾沒也

顧望無所見唯覩松柏陰

善曰仲長予昌言曰

古之葬植松柏梧桐以識墳向曰松栢墓丘所生

肅肅高桐枝

羽羽西

孤禽

善曰禮記曰草木皆肅鄭玄曰肅謂枝葉縮栗也銑曰此喻帝室政衰雖在名位



寒風著枝穀也翩翩孤鴈兒仰聽離鴻鳴俯聞

蜻精蛸列吟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

蜻蛚四子講德論曰蟋蟀候秋吟毛詩曰蟋蟀俗謂之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良曰蜻蛚蟲名哀人

易感傷觸物增悲心丘隴日已遠纏綿彌思深

五臣作思彌深善曰秦嘉答婦詩曰哀人易

感傷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張升與任彥堅書曰

纏綿恩好度蹈高蹤銑曰丘隴謂其先人也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淒愴之心哀於國故

亦思親纏綿謂憂思多也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徘徊向

長風淚下霑衣襟五臣作吟善曰古詩日座

登樓賦曰誰憂思之可任楚辭曰慙長風以排

徊又日向長風而舒情又曰泣歔歔而沾襟



翰曰徘徊心不安兒向長風見時  
物衰歇復感時風衰薄故淚下矣

悼亡詩三首

五言 善曰風俗通曰慎終  
悼亡鄭玄詩箋曰悼傷也

潘安仁

銑曰悼痛也安仁痛  
妻亡故賦詩以自寬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

善曰荏苒猶漸也  
冉冉歲月流兒也

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列子曰寒暑易節  
良曰荏苒漸盡兒謝去忽疾易改也

之子

歸窮泉重壤永幽隔

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  
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琴賦

曰披重壤以誕載 向曰之子謂亡者也人死  
曰歸窮深也壤土也永長也幽隔謂幽冥之道

長為私懷誰克

五臣作  
阻隔

從淹留亦何益僂俛恭

朝命迴心反初役

善曰神女賦曰情獨私懷誰  
者可語說文曰懷念想也楚



勞役謂所任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齊曰

言此哀傷私情欲不就仕誰復尅從此情淹留

無益俯仰之間且恭朝命迴私心反初於公役

也僂也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善曰家語孔

俯仰也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善曰思其人

愛其樹說文曰歷過也翰幃屏無髣髴翰墨

曰廬宅也想亡者所行歷也幃屏無髣髴翰墨

有餘跡五臣作迹字善曰廣雅曰幃帳也聲

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銑曰其妻善屬文髣

髴謂不見形象也翰墨餘跡平生所作之文尚

有餘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善曰洛神賦曰

迹也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步衡薄而流芳

廣雅曰挂懸也濟曰芳謂衣餘香今猶悵悵

未歇遺挂謂平生翫用之物尚在於壁悵悵

如或存周遑五臣作惶怵中驚惕善曰王逸楚辭注

作惶怵中驚惕善曰王逸楚辭注良



曰悵恍失志也周章惶懼如彼翰林鳥雙栖五臣

憂心驚惕然仲憂惕懼也善曰曹植善哉行曰如彼翰林鳥或

作飛一朝隻善曰曹植善哉行曰如彼翰林鳥或

曹植種葛篇曰下有交頸禽即雙栖禽也翰

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先歷切善曰爾雅

不比不行向曰比目魚名雙即春風緣隙善

行隻即不行又如魚中路分析也作

隙來晨雷力承簷善作滴善曰說文曰雷承水

雷雨水注引於寢息何時忘沉五臣憂日盈積

善曰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方

沉憂結銑曰盈積多也庶幾有時衰莊缶有

猶可擊善曰郭璞爾雅注曰庶幾微幸也莊子

妻死惠子吊之則方箕踞鼓盆子曰與



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  
繫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  
無形而本無氣人見偃然寢於巨室而我數數  
隨而哭之自以乎不通乎故止 翰曰莊子同  
善注故安仁庶幾於情知有時衰故云莊在可  
擊方器  
曰缶

皎皎窓中月照我室南端

善曰室南端室之南正門良曰月光入

窓又發思也

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商風

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急疾鸚鵡賦曰涼風蕭瑟禮記曰季夏土潤溽暑文穎漢書注曰闌希也說文曰溽暑濕暑也向曰清商涼風也溽濕也言濕暑之氣逐節而微也闌猶微也

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

善曰古詩曰涼歲云暮毛萇詩傳曰衾被也



銑曰凜凜涼兒升起涼風起而  
又思人始覺夏被單也  
豈曰無重纈誰與

同歲寒

善曰毛詩曰豈曰無衣與予同袍孔安國尚書傳曰纈細綿也  
翰曰言豈無

重綿人已亡  
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  
善曰毛

矣誰同歲寒  
今伯兮無所與同  
埤蒼曰朧朧欲明也  
濟曰

言此時無人見與同處也  
朗明也  
朧朧月光臨  
也  
展  
五臣  
轉  
聘  
祝  
席  
長  
簞  
竟  
牀  
空  
善曰謝惠連

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毛詩曰展轉反側  
牀空  
良曰輾轉志不安也  
簞亦席也  
竟盡也  
牀空

委清塵室虛來悲風  
善曰莊子曰空穴來風司  
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

之古詩曰白楊多悲風  
獨無李氏靈髮髻覩爾

容  
善曰扣子新論曰武帝所幸李夫人死方上  
李少君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燭張帳令帝居



李夫人同善注安仁嗟其妻無此靈可見其容

兒撫衿長歎息不覺涕霑五臣作曾霑五臣作曾

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善曰漢書公孫攬曰累撫

長歎息魏文帝歌行曰不覺淚下需衣裳史記

曰文帝意慘懷悲懷魏武帝短歌行曰憂從中

來銑曰已止寢興曰五臣存形遺音猶在耳

也中謂衷心善曰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曰色不

忘乎目楊脩傷天賦曰悲體兒之潛腎兮目常

存乎遺形左氏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

耳良曰寢卧興起也言卧起之間自想亡者

如存也遺音謂平生所言教也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善曰

曰魏有東門吳者死子而不憂莊子蒙縣人故

云蒙莊子妻死不哭

齊曰東門吳子死怡然



不哭安仁有哀故上

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

善曰尚書曰詩言志賈逵國語注曰紀猶

錄也向曰悲情不可具紀者言多也

命也

可奈何長戚自令鄙

善曰魚豢典略趙岐卒歌

語曰小人長戚戚長笛賦曰長戚之士能閑居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

善曰楚辭曰角宿未

曜靈日也陳琳柳賦曰天機之運旋夫何逝之

速也莊子天運篇曰天其運乎郭子玄曰不運

而自行也

銑曰天機者言天運動有

機關也四節春夏秋冬也逝猶往也

凄凄朝

露凝烈烈

五臣

夕風厲

善曰毛詩曰秋日凄凄

發良曰烈烈

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

善曰

風急兒厲嚴也

左氏



也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邈哉緬矣  
向曰淑美儷耦也  
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善

蒼頡篇曰昨隔日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  
歲齊曰念其妻存如昨日之事誰知忽已終

歲改服從朝政哀心寄私制茵禱壽張故房朔

望臨爾祭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茵褥也毛詩箋

之吉服哀心不易私存其禮也制禮爾祭詎幾

也朔月初望十五日皆哭臨而祭也

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善曰爾雅

曰引陳也銑曰祭不幾時月日已盡矣衾被  
毀除撤去也引陳設也言靈筵被裳一已除去  
不復重陳設  
服制終也  
豐豐基月周威威彌相五臣作想字  
愍



善曰楚辭曰時疊疊而過中又曰居戚戚而不

解良曰疊疊漸進也戚戚憂心也愍痛也漸

進歲月已復年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善曰

周憂心相痛矣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善曰

曰感物懷所思毛詩曰涕既隕之何曰感物

謂見平生衣服涕泣應其悲情而落矣隕猶落

也駕言陟東阜望墳思紆軫善曰毛詩曰駕言

結紆軫兮離慙而長鞠翰曰駕言謂駕馬言

出於東山望其妻墳其思縈紆隱軫而多也

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善曰禮記周鄆曰墟

而民哀齊曰徘徊心不安定也墟亦墓之通名

徘徊不忍去徙倚步

踟躕善曰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楚辭曰步徙

也徙遷移也倚立

也踟躕不進見落葉委地側枯菱古帶墳

也

也



隅翰曰委積也塋墓道也墓道也名隅角也

獨煢煢

五臣作煢煢

安知靈與無

善曰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孤魂

翔故城楚辭曰魂煢煢兮不遑寐向曰煢煢孤兒安何也亡者孤魂不見其象何知其有靈

與無也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宮遠路

極悲有餘

善曰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以手揮之也毛

詩曰雖謂宋遠莊子曰知友帝宮禮記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

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良曰投致也遵奉也悲哀之情不能自已致心奉於朝命其涕淚

勉強就車以歸帝宮也帝宮帝城也帝城雖則不遠然行盡此路之上悲情不止也

廬陵王墓下作五言



謝靈運

善同翰注  
翰曰宋武帝子義

廬陵聰敏好文常與靈運周旋蜀帝失德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廬陵言廬陵輕詆不任社稷與少帝不協除羨之等奏廢廬陵為庶人徙新安郡羨之等使使殺廬陵也後有讒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罪追還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

作一篇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

善曰越絕書曰曲阿為雲陽縣左氏傳曰

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後杜預曰朱方吳也吳地記曰吳改朱方曰州徒向曰曉月發乘夜行雲陽朱方

並地名

含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岡

善作崗字



丘泣如灑青烏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

葬連崗濟曰悽悲也泛舟眷言懷君子沉五

行也廣大也連崗平山也

作痛結五臣中腸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阮籍

沈作切痛結作切中腸詠懷詩曰容好結中腸

日君子謂廬陵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善曰

王沈深切割也

少帝之日運開文帝之初也沈約宋書曰少帝

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為耶安泰所害周易否

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

諸侯何緣臣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諸侯者也

春秋說題辭曰天子崩黎庶殯涕海內悲涼宋

均曰涼愁也翰曰君子道消羣佞在朝也憤

懣氣結者謂少帝時王見廢也今屬大運已開

得申積日悲愁謂文帝即位追崇王為侍中王

如故

也神期恒若存善作德音初不忘善曰家語

也在字德音初不忘善曰家語



五帝三王者威靈若存王肅曰其威與明靈常

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銑曰心

於神明期恒如存也思祖謝易永久松柏森已

接德音之初于今不忘

行善曰尚書曰帝乃殂落毛詩曰我行永久曹

植寡婦詩曰高墳鬱兮巍巍松柏森今成行

向曰徂往謝去也永久猶陳積也言往去之事且

速易為陳跡而丘林之間松柏森然已成行

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善曰新序曰延陵季

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

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反則徐君

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漢書曰龔勝者

楚人也字君賓勝卒有一老父來弔其哭甚哀

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

竟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徐州

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良曰解解

延州地名延陵季子封於此也徐司善生解



竟何及撫墳徒自傷

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弗

敢言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實劍繫之冢固

而去潘岳虞茂春誄曰媿撫墳兮告辭皆莫能

今仰視顧愷之拜宣武墓詩曰遠念美昔存撫

墳哀今亡 翰曰解劍則延陵也謂人已死矣

解劍何及於事撫墳楚老也 平生疑若人通蔽

謂人已天矣哀傷徒爲也

**互相妨**善曰若人謂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遠

賤曰君子哉若人桓子新論曰漢高祖建立鴻

基侔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

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之蔽者也 向曰疑

言若此也此人謂王也通言聰明好古蔽謂與

羣邪不協自見滅亡也

此兩者互有其相妨

**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

將善曰言已往日疑彼三人迨乎今辰已亦復

爾斯則理感既深情便悲慟定非心識之所



能行也王隱晉書曰荀粲與傅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調嘏玄曰子等在世業間功名玄必勝我識咸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未有餘者粲曰功名苟之所獎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齊我以能後子等為貴未能齊子所為也毛萇詩傳曰將行也濟曰考其物理感慟深情定其脆促良可哀天是非識其所以將亡之端也

枉特兼常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

善曰莊子曰其生也

柔脆其死也枯槁趙岐孟子章句曰良甚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

翰曰特兼言甚於常者為枉見殺戮也今舉聲已化滅無形何用追崇爵位空揚虛名也

泣已灑

五臣作灑

長歎不成章

善曰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

連向曰舉聲嗟歎泣已下瀝心



拜陵廟作

上陵歲以為常魏無定制江左

元帝崩後諸侯始有謁陵辭陵事蓋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來每

正月輿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

顏延年

良曰延之從文帝拜高祖陵作此詩於陵置廟故兼言矣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

善曰周書曰助王恭明祀東觀漢記上賜

東平王蒼書曰今送光烈皇后衣一篋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齊曰祀祭祀也光靈

哀敬隆祖廟崇樹加園塋

善曰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如淳漢書注曰塋墓田也銑曰樹立也園塋皆墓間道

逮事休命始授迹階王庭

善曰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



日逮事父母尚書曰陣于商郊侯天休命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周易曰夫揚于王庭翰曰逮及休美也謂及高祖即位美命之始延年仕於王庭故云投迹階王庭階者猶進也

**陪廁迴天顧朝讌流聖情**  
善曰毛詩曰德時無背無側爾德

不明時無陪無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向曰延年陪廁朝廷之聞爲帝顧遇朝讌之時

皆流聖情優也**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輕**  
善曰服服事也早服恩淺

也故以存身之義爲重也達宦達也晚達恩厚故以養生之戒爲輕也王隱晉書曰孔坦上表

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輕良曰言早服事委身於君方知君臣義重生命之戒可謂輕也**否**

**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  
善曰否來泰往少帝之時也否泰易二卦名也

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吝形見班固西都賦



悔吝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又曰泰君  
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翰曰否來泰往謂少帝  
失德之時小人在位王澤竭盡悔吝形生上下

不勅躬軫積素復與昌運并 善曰孝經鉤命決  
曰勅躬軫積素復與昌運并

講德論曰非有積素累舊之權春秋孔演圖曰  
帝當會昌成封岱宗宋均曰應會之期耳 銑

曰勅誠素故并合也言雖經帝室多難而戒慎  
其身慙高祖積故之恩不易志節復與文帝昌

運相合為 恩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 善曰論語  
君臣也 恩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

漸漬以道廢消乃行戰國策曰田光造燕太子  
跪而逢迎却行為道 翰曰恩惠將合非由漸

漬而進榮華會遇在於君王 夙御嚴清制朝學  
以禮相逢迎則雲霄可致也 夙御嚴清制朝學

禁城 濟曰夙早也御猶使也守待也言早使宣  
嚴備清道之制而羣臣朝駕皆入待曙駐



禁城之間

束紳入西寢伏軾

五臣作軾字

出東垆

善

紳大帶也

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

西寢廟

在西也

莊子曰宣尼伏軾而嘆東垆

陵所在也

向曰西寢寢殿也

延年自述束帶入於寢殿

伏

於帝車之軾

出於東垆則陵所也

林外曰垆天

子乘車車中有侍臣

故延年得伏軾

於帝車之上

伏之言者其敬甚也

衣冠終冥

漢陵邑轉葱青

善曰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居陵傍立廟月一遊衣冠弔魏

武文曰悼總帳之冥

漢書景帝紀作陵邑張

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也

南都賦曰章陵鬱以

青葱

良曰衣冠謂先帝衣冠終虛無

不見也

冥冥虛無也葱青草木之色

松風遵

路急山烟冒壠生

善曰說文曰冒覆也方言曰

秦晉之間家謂之壠也

日遵繞也

路陵

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

善曰

中路隴陵也

善曰

中路隴陵也

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

善曰



歌聲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被歌應劭曰  
持新曲以為歌聲也然此言人之思慕被在歌  
謳之聲 翰曰文帝憑視陵廟之容見御之物  
哀敬於心而下人 萬紀載絃吹千歲 善作託旒  
思慕被歌頌之聲 旌 善曰漢書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  
旌發德也又曰聖王已沒鍾鼓管絃之聲未衰  
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  
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以別貴賤故  
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 齊曰十二年曰紀  
載行也絃吹絃管也有功者銘書於旒旌之上  
言高祖德音萬紀行於絃管 未殊帝世遠已同  
之上千歲託銘於旒旌之中 淪 五臣  
淪作倫 化萌 善曰言帝威靈若有故未殊其遠  
化之萌也 向曰倫猶大也言先帝之德歌謳  
不歇何殊古先帝道年代既遠而芬芳不息矣



同大化流行

幼壯

善作壯字

困孤介末暮謝幽貞

善

之萌始也

漢書音義臣瓚曰介特也周易曰幽人貞吉

翰曰幼壯謂少年日也末暮謂衰老時也延年

自言少時困於孤介之事不能居少帝亂朝也

老時復謝幽靜貞吉之道亦不能就為戀文帝

之明發軌喪夷易歸軫憤崎傾善曰以車之行

德也發軌喪夷易歸軫憤崎傾喻已之仕也發

軌弱冠也王武子荅何劭詩曰計終收遐致發

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迹夷易遵也歸軫暮

年也楚辭觀軫丘兮崎傾良曰軌跡夷平易喪

同謝諮議銅爵臺詩

五言

善曰集曰謝

十五年冬作銅爵臺魏武遺令曰吾

友人皆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



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

吾西陵暮田

翰同善注

### 謝玄暄

總歲帷飄井幹寒罇酒若平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

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淮南子曰大構架

興宮室有維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筋也司馬

彪莊子注曰井幹井攔然井幹臺之通稱也翰

曰帷即帳也風飄動於樓上銅雀臺一名井幹

樓言致罇酒於帷帳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

前若平生存時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

善曰不敢指斥故以樹言芳襟染淚迹嬋媛空

之也向曰詎猶不也

復情善曰楚辭云心嬋媛而傷懷兮王逸曰嬋媛牽引也銑曰芳香也妓人悲泣淚濕



香襟而多痕牽引衣襟空

玉座猶寂寞沉廼

臣五

有哀情終不見君王也

善曰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座玉床鄭

乃妾身輕善曰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座玉床鄭

懼身輕而施重

良曰玉座玉床也寂寞虛無

也言君王玉座尚自虛無若此況羣妾身至輕

微何以爲久長也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五言 善曰劉璠梁

范雲卒任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

念平生忽爲疇昔然此郡謂義興也

劉熙釋名曰傳傳舍也使人所上息

而去後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諸

有傳信乃得

舍於傳也

任彦昇

善曰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昇

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



時為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卒 濟同

善注昉出義興傳舍哭范僕射雲遂作此詩傳舍客舍也

#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

善曰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

禮亦異數女史曰式瞻清懿毛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毛萇詩傳曰楨

幹也 翰曰禮數絕謂交道相得雖品命有異不為禮數式法也范雲之德天下以為法則而

瞻仰之實為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善曰莊國家楨幹

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史記范雎謂須賈曰戀戀有故人之情 向曰一朝死矣萬事

人道化盡然我故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善

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班固漢書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正書曰立德



蹈禮謂之英子產季札人之英也良曰待時

謂不仕於齊也屬興運謂梁也言范雲爲人之

英王佐之任故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善曰

可待而任也

傳曰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歡於二三

君史記太史公云下邳翟公曰一死一生乃知

交情銑曰結交之情

生死如一不復變也

明善曰袁孽齊東昏侯也休明梁武帝也班固

曰漢書述曰攜手遜于秦鄭玄毛詩箋曰孽支

庶也抱朴子曰攜手而遊接景而處左氏傳曰

王孫滿曰德之休明齊曰遁避孽災也謂避

齊朝衰災攜手同去之接景事休明謂連

事梁武帝也景者義稱前人比於光景也

衡言革時泰玉階平

五臣無此二句善曰曾

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孔安國尚書

傳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



言亂之甚也長楊賦曰玉衡正而泰階平濬冲得茂彦夫子值狂生

善曰淮南子曰臺無所鑿謂之狂生臺古搢字也漢書持也所鑿者玄德故為狂生臺

曰酈食其人皆謂之狂生向曰王戎字濬冲為吏部尚書得李茂彦為吏部郎戎以禮待之

范雲時為吏部尚書彦昇亦為吏部郎與濬冲茂彦相類故云夫子值狂生自此謙也夫子謂

雲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也善曰伊人謂范雲也綜核人物涇渭

殊流非余狂生能揚清激濁也毛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異調曹子

建贈丁儀詩曰涇渭揚濁清洗曰涇渭二水名涇濁渭清吏部之職本以激濁揚清為務言

雲自有分別殊其源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

流非我所能揚也善曰言將乖之初不忍便訣欲留少頃以遣離

曠之情也齊曰平生暫欲分別不忍連去常



少留言笑以遣離情也不忍一辰五臣作晨意千齡萬恨生

善曰言昔日將垂不忍一辰之意況今千齡永隔萬恨俱生者乎毛萇詩傳曰辰時也應璩與

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恨翰曰一辰分別之意猶不忍去奈何千年永阻

萬恨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善曰新序孫叔敖曰筐篋之橐

簡書說文曰篋筥也良曰詠歌謂平蕪復相生所述文章也盈滿也篋筥盛書器

嘲謔常與虛舟值善曰蒼頡篇曰啁調也字書曰嘲亦啁也毛詩曰善戲謔

今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向曰虛舟同善注言平生

相謂嘲謔雖有相陵亦如何時見范侯還敘平虛舟值觸謂嘲謔之類也

主意與子別幾展經塗不盈旬



經猶歷也

翰曰別後經行塗路不盈一旬

弗都朱顏改徒想平生人

善曰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醺

見疾病顏色改易之時但追想平生安樂之事也徒但也

寧知安歌曰非君

撤瑟晨

善曰楚辭曰猶憤積而哀娛兮翔江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息歌今自寬慰也儀

禮曰有疾病者齊撤瑟琴良曰君子有疾撤琴瑟寧知安然歌樂之日非君疾病之晨也

已矣余何歎輟春哀國均

善曰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穀大夫死秦

國男女流涕春者不相忤毛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風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平也

翰曰已矣哀歎之甚也

贈荅上



贈蔡子篤詩

四言 善曰晉官名曰蔡睦字子篤為尚書

王仲宣

向曰蔡子篤為尚書仲宣與之為友同避難荊州子篤還會稽

仲宣故贈之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善曰楚辭曰高翱翔之翼翼毛詩曰載飛載鳴良

曰翼翼飛兒鸞鳥以喻子篤也載則也東者東行也

我有云徂言戾舊邦

善曰蔡氏譜曰睦濟陽人毛詩曰我友敬矣又曰周雖舊邦

銑曰徂往戾至也舊國謂子篤本居濟方

陽也

舫舟翩翩以泝大江

善曰楚辭曰將舫舟而下流舫與方

同

濟曰舫船也翩翩船行兒逆水上行曰泝流也

蔚矣荒塗時行靡通

善曰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而難踐



也靡無也。惟我懷慕君子所同。我寤歎封禪書。

曰懷而慕思也。良曰慨歎也。言我。歎而思慕與子篤同。君子謂子篤也。悠悠世路。

亂離多阻。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亂離莫。矣。向曰時亂人若別離相阻隔也。

悠悠濟岱江行。五臣。邈焉異處。善曰濟岱近兗。遠兒。邈焉異處。州子篤所往江。

行近荆州仲宣所居也。銑曰濟水名岱山名。子篤所居於此衡山名謂荆州仲宣客在於中。

邈遠也言兩鄉。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善曰鸚鵡。相遠而異處也。賦曰何今。

日以雨絕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絕于天然諸人。同有此言未詳其始。濟曰言此別離各恨時。

亂如風流雲散無所定止。人生實難願其弗與。如雨之降不還雲中也。

善曰張負與崔子書曰人生實難所務非此。良曰言人事甚難願則不遂弗與不遂也。瞻。

良曰言人事甚難願則不遂弗與不遂也。瞻。

良曰言人事甚難願則不遂弗與不遂也。瞻。

良曰言人事甚難願則不遂弗與不遂也。瞻。

良曰言人事甚難願則不遂弗與不遂也。瞻。



望遐路允

企伊佇

善曰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曰跂予望之鄭玄曰

跂足可以望見之跂與企同

翰曰烈烈冬日遐遠允信企舉踵望也伊猶惟也

肅肅淒風

善曰毛詩曰冬日春無淒風

向曰烈烈寒甚也肅

肅風潛鱗在淵歸鴈載軒

善曰魚鴈言時候也毛詩曰魚潛在淵鄭

急兒玄曰寒則逃於淵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

繳加歸鴈之上軒飛兒銑曰潛鱗魚也冬寒

故潛於泉

苟非鴻鴈孰能飛

翻五臣作翻善

軒飛兒

之毛詩曰匪鴈匪鸞翰飛戾天毛萇注曰鵠鴈

能飛翻離比

雖則追

五臣

慕予思罔宣

善曰法言曰大

亂時之險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尚書曰予思曰孜孜良曰維則心之進慕願次高飛戾思冬不見其



通也瞻望東路慘愴增歎東路謂齊陽率彼江

流爰逝靡期善曰毛詩曰率彼淮浦銑曰率

引往亦君子信誓不遷于時善曰毛詩曰言笑

無期止翰曰誓約也言君子當信約及子同寮生死固

之善曰左氏傳曰先農之使也荀休父止之曰

同官為寮吾當同寮敢不盡心乎何以贈行言授斯詩善曰晏

與也同官為寮當何以贈行言授斯詩善曰晏

須堅固生死如一何以贈行言授斯詩善曰晏

曰曾子將行晏子送曰嬰聞贈人以財不若以

言請以言乎夫蘭本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君

子不近湛之麻醢貨以匹馬願中心孔悼涕淚

漣漣善曰毛詩曰中心是悼周易曰泣血漣如



悼痛也涕淚如波漣也涕亦淚流也

嗟爾君子如何勿思

善曰毛詩

曰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謂子篤如何勿思言當思此

銑曰君子

贈士孫文始

四言

善曰三輔決錄趙政注曰士孫萌字文始少有才

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荊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為李傕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功封萌為澹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萌當就國粲等各作詩以贈萌于今詩猶存之翰同善注

王仲宣

天降喪亂

善曰毛詩曰天降喪亂滅



銑曰靡無也夷猶滅也我暨器我友自彼京師

善曰爾雅曰暨與也毛詩曰自彼氏荒良曰暨與也言從京師來此避難也宗守盪

失越用遁違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孔安國尚書

傳注曰違避也濟曰宗守謂國家宗廟所守今則盪除顛失遠用避違其難遷于荆

楚在漳之湄善曰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毛詩曰居河之湄濟曰荆楚荊州

漳水在焉在漳之湄亦克宴處善曰五臣作起宇湄岸也

日宴處從容觀詩書和通簾直填喧比德車輔翰曰克能宴安也

善曰毛詩曰伯氏吹填仲氏吹簾毛萇曰土曰填竹曰簾鄭玄曰其相應何如填簾左氏傳曰

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銑曰簾填皆樂器吹之者言與文始



和通如吹此樂如御  
既度禮義卒獲笑語善曰

車人為車輔侍矣  
日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  
獲良曰度用卒終度得也  
庶茲永日無讟

厥緒善曰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尚書  
日荒墜厥緒濟曰詈失厥其緒業也錐

曰無讟愆時不我已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已與

愆時屬喪亂不成我  
同心離事乃有逝止善曰

此志終見別離也  
同心離事乃有逝止張衡

怨詩曰同心離居絕我中腸銑曰言橫此大

二人同心離事言別也逝往止住也  
江淹彼南汜善曰楚辭曰橫大江兮揚靈王逸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已  
良曰言文始將離橫  
度此大江淹南汜汜浦也文始所封澹津在荆

州南我思弗及載坐載起善曰毛詩曰瞻望弗



其聲轉坐轍起濟曰我思惟彼南汜君子居

之善曰論語曰君子居之何陋悠悠我心薄言

慕之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向曰悠悠遠見薄辭

也人亦有言靡詰五臣作哲不思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詰不思又

日有懷于衛靡日不思銑曰人謂古矧伊嫵

婉胡不悽而善曰毛詩曰矧伊人矣又曰人無兄弟胡不比焉良曰矧况伊惟

也嫵婉好兒胡何也言天下賢智而無晨風夕

逝託與之期善曰毛萇詩傳注曰晨風鸛也楚辭曰因歸鳥而致詞差迅高而難

當翰曰離別之後願因晨風之鳥夕往瞻仰

託附遠情以為期信也晨風鳥名其飛疾瞻仰



王室慨其永歎

平聲

善曰毛詩曰瞻仰昊天

歎矣又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

濟曰瞻仰王室歎其衰微慨歎聲

佐天官

善曰毛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人代天理

官不以大官私非其材

四國方阻俾爾歸藩

善曰毛詩曰四國于蕃又

為中國也阻限使爾歸國以為爾之歸藩作式

下國

善曰尚書曰世世享德萬邦作式鄭玄毛詩箋曰式法也毛詩曰命于下國

下國謂文始

無曰蠻裔不虔汝德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虔敬

也良曰無以為蠻夷荒貢爾所主五臣作率



由嘉則

善曰毛詩曰仲山甫之德秉嘉維則

濟曰所之謂之於澹津也率循由用嘉善也

龍雖勿用志亦靡忒

善曰

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鄭玄毛箋云忒

差也翰曰潛龍勿用志不可拔也靡無也

悠澹澧

禮

鬱彼唐林

善曰荆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水出縣西

陽山又曰澧陽縣蓋即澧水為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有作唐縣盛弘之荆州記曰零陵東接作唐然此三縣連延相接唐林即唐地之林也

向曰悠悠遠

也澹澧水名在文始封 雖則同域邈其迥深

善曰

爾雅曰迥遠也與荆州同界也邈遠迥獨也

良曰同域

白駒遠志古人所

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

善曰



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翰曰允信遐遠厥其也言信矣君子豈不大其心人之往來無絕爾音耗密絕也 銑曰白駒詩篇名刺宣王不能留賢賢者乘白駒而去箴戒也喻時亂不能用其文始也

### 贈文叔良

四言 善曰子寶搜神記曰文穎字叔良南陽人繁欽集又云

為荊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粲集又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荊州劉表然叔良之為從事蓋事劉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璋也 銑曰叔良為劉表從事者使聘益州牧劉璋贈以此詩戒之

### 王仲宣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

善曰毛詩曰翩翩者騅說



見率循也君子于征爰聘西鄰子于征西鄰謂

蜀也向曰君子謂臨此洪渚伊思梁岷善曰

叔良西鄰益州也翰曰洪渚爾行孔邈如何勿勤楚辭

曰伊思兮往古渚大江也梁岷蜀二山名

向曰孔甚邈遠勤勞也君子敬始慎爾所主善曰老子曰

遠勤勞也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

遠臣以其所主趙岐曰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

為主遠臣而至主於在朝臣之謀言必賢五臣

賢者也濟曰敬慎其所行

字錯說統申輔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賢善也

車非也向曰所謀出之言必正延陵有作喬

措詞必申臣作是與善曰公孫喬子產也羊舌肸叔



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適  
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  
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勉先民  
於難也翰同善注繁以此事戒叔良也

遺跡來世之矩

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溫恭朝

實良曰跡謂延陵之

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

情以華親著知微

善曰華喻兒越絕書子胥曰

向曰華兒著明微暗也言探其情理形兒見明

湏知其暗機也

視明聽聰靡事不惟

善曰論語孔

九思視思明聽思聰字林曰惟思也

董褐荷名胡寧不師

善曰國語曰吳晉爭長未



士於足晉師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曰西君偪兵  
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境而造於弊邑之軍  
壘敢請辭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令周室旣  
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之告孤用  
視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旣致命乃告趙鞅曰  
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  
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王其許  
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許諾晉乃令董褐復  
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旣卑諸侯失禮於天子今  
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有短垣而自踰  
之况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諸疾無二君而周  
無二王君若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  
敢不順從君命長弟吳王許諾及退就幕而會  
吳公先軟晉侯亞之韋昭曰董褐晉大夫司馬  
寅也毛詩曰胡寧忍予翰曰吳王夫差會晉  
定公吳帶甲三萬欲劫晉求盟晉人大駭乃令  
董褐請事於吳吳乃退就幕而會董褐之力也  
荷重胡何寧安也董褐旣有此重名以解國難



何得安然不為師法也以此事  
衆不可蓋無尚

我言

善曰家語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  
蓋也故下之廣雅曰尚高也良曰天下

衆事不可蓋藏無  
梧宮致辯齊楚構患

平聲

苑曰楚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之於梧宮使者  
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必吞舟大國之樹  
必巨圍使者何怪焉使者曰然昔者燕攻齊焚  
雍門飲馬于淄澠定獲於琅邪王與太后奔莒  
逃於成陽之山敢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如  
王命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貂勃貂勃對  
曰使者為問植梧之始邪昔楚無道殺子胥之  
父子胥奔吳吳以為相後將其伐楚以復父讎  
楚王奔隨吳王入郢子胥親射宮門鞭平王之  
墳當此之時梧始生之年也齊楚於是構怨遂  
舉兵相伐也

七我父良無作

辭免

以

近

善注

成功有要在



衆思歡

又曰有倫有要

向曰要正言成功存

正直之節在天下

人之多忌掩之實難

善曰左

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

克難哉濟曰忌諱也言人多忌諱其所短而

掩蔽之若能不逆其意實爲瞻彼黑水滔滔其

難也此深戒叔良逆人意也

流善曰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毛詩曰滔滔

江漢南國之紀翰曰黑水梁州分則益州

屬焉滔江漢有卷允來厥休善曰言彼二國席

滔流兒

也漢書劉敬說高祖曰今陛下徑往卷蜀漢定

三秦良曰江漢蜀也言彼有席卷天下之志

若彼信服王命二邦若否職汝之由善曰言彼

而來自是其美

不顧此汝之由毛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毛萇詩傳曰若順也否猶臧否也謂善惡也左

三

豈



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也良曰若二國否塞不通為之患逆則由汝

職不違所緬彼行人鮮克弗留尚哉君子異子

戒者也善作于他仇善曰少能不留言多淹留也賈逵異字

人言使人也毛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左氏傳楚十木語晉范武子之德王曰尚矣哉能歆

神人杜預曰尚者上也毛萇詩傳注曰仇匹也向曰紬遠鮮少克能也尚庶幾也于猶當也仇

類也言遠彼行人使於蜀者皆為劉璋所滯少能不見留者言皆彼留也庶幾君子當異於他

類善自人誰不勤無厚我憂善曰楚辭曰惟天勉也

之長勤我粲自謂也翰曰言人誰不為國惟家勤勞當自勗厲無使我為深憂也厚深也惟

詩乍贈敢詠在舟善曰言為詩以贈者有在舟



銑曰同舟共濟謂所憂同故以此詩作贈以戒也之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五言

劉公幹

濟曰魏文帝初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文帝來視損疾去後損

賦詩以贈之謂永即帝位時也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

善曰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劉表也

尚書曰衆非元后何真張衡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毛詩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良曰元

太后君也謂武帝南鄉譙國帝之舊鄉

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

善曰豐漢高祖所居以喻譙也君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翱將翔何曰從武帝至舊鄉如漢高



過故國豐沛之都翱翔四節相推斥李冬風且

游也言如鳥翼之同飛

涼善曰潘安仁悼亡詩曰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周易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廣雅曰斥

推也翰曰四節四時之節推斥衆賓會廣座

相推逐也言歲月促而易往也

善作明燈五臣作燈火其切五炎光善曰史記侯嬴曰公子自

坐字是迎羸羣衆廣坐之中楚辭曰蘭膏明燭華鏜

錯鏜與燈音義同廣雅曰煇熾也煇大明兒

銃日善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善曰毛詩曰公庭萬舞鄭

盛兒玄曰萬舞千舞也金鼎魯回含甘善作豐禮羽

觴行無方善曰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楚辭曰

醴美酒也羽觴酒盃爲長夜忘歸來聊且爲大



康

善曰毛詩曰無已大康  
醉樂忘歸也于時戎馬  
消息故云大康康安

也

四牡向路馳歡

善作

悅誠未央

善曰四牡謂

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太歌無庸歸音  
義曰逸詩篇名也良曰四牡四馬也誠志央

罷也

余嬰沉

五臣作沈

痼疾竄身清漳濱

善曰禮記曰身

痼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至邯鄲入漳  
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

翰曰前篇敘昔日游從此述沈疾在鄴都也嬰  
纏也沈痼疾皆病也竄居也清漳水名濱畔也

自夏涉玄冬

彌曠

五臣作廣

十餘旬

善曰楊雄羽獵賦曰玄冬季月

天地隆烈杜預左氏傳注曰彌遠也蒼頡篇曰  
曠疎曠也翰曰冬日其神玄冥故云玄冬言



卧疾從夏至冬相與遠疎已十餘旬也彌遠廣疎也常恐游岱宗不復見

故人

善曰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尚書曰至于岱宗太山為四岳宗也翰

曰岱宗太山也人命屬之卧疾恐死所親一何

篤步趾慰我身

善曰左氏傳遠啓強曰今君親步玉趾良曰所親謂文帝也

馬厚趾是也言能行步車清談同曰夕情聊敘

憂勤

善曰毛詩曰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齊

聊敘述憂恤勤勞也便復為別辭游車歸西隣素葉隨風

起廣路揚埃塵

善曰西隣鄴都濟曰清談至於日夕文帝便歸洛陽故云西

隣游車則帝所乘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善



銑曰人命將往如水之流況此卧疾遂哀分離

恐不復相見也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善曰楚辭曰無

死不得見乎陽春向曰謂別時望慕結不解

相問何時為會期我春時要期也

貽爾新詩文善曰蔡邕琴師賦曰詠新詩以悲

故遺爾此詩也新勉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善

詩文則此詩也左氏傳曰忠為令德北面臣位也禮記曰君之

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之義也良

日戒文帝自崩勉勤脩令德北面

事君以保寵貴是時漢帝尚在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平聲善曰毛萇詩

日慨謂終夜不遑寐敘意於濡翰善曰毛詩曰



辭曰魂荒荒兮不遑寐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

何曰遑暇寐卧濡沾翰筆也敘意沾筆謂作文

明鐙

五臣作燈

曜閨中清風淒已寒

向曰淒急也

白露塗

前庭應門重其關

善曰楚辭曰白露紛以塗毛詩曰乃立應門爾雅曰正門

謂之應門

銑

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

善曰禮記

曰應門正南門

曰歲既殫矣

壯

良曰殫盡也

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

善曰壯士謂五

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何畏出征謂在孟津

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為五官中郎將

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役徐幹劉楨等

俱逝然其間唯有鎮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

故疑出征謂在孟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以有

兵衛故曰戎事也

翰曰謂文帝將出征戎馬

之事將為難

涕泣麗衣裳能不懷所歎

善曰涕



懷常日所為歡會也

涼風吹沙礫霜氣

五臣作氣霜

何皚皚

五來切日易通卦驗善

日異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皚皚霜雪兒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牛哀

切也礫小石也氣邊氣皚皚白兒明月照綈幕華

燈散炎輝

五臣作暉善曰綈丹色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鐙與燈同銑曰

綈丹黃色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

善曰論衡曰興論立說結連篇

章者文人鴻儒也良曰連篇章謂與諸文人連詩不知歸謂不知疲也君侯多壯

思文雅縱橫飛

善曰漢儀注曰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

之辭少師之任翰曰君侯小臣信頑魯善作鹵字



僂安能追

善曰儀禮曰小臣正辭李尤東觀

之美毛詩曰僂僂從事不敢告勞論語曰參也

魯孔安國曰魯鈍也魯與鹵同向曰此自謙

才不及文帝也僂僂

俯仰也追猶及也

贈徐幹

五言 齊曰是時徐在西掖劉在禁省故有此詩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

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余望之洛陽故

宮名曰洛陽宮有東掖門有東西掖兩門徐在西故

云隔也垣墻也拘限

清切禁中情無由宣

善曰史記曰景帝居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

不得入楚辭曰杼中情而為詩 良曰拘拘束



有所中情無由宣通思子沉作沈心曲長歎

不能言善曰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起坐失次

第一日三四遷何曰遷移也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

園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也何曰寺司也謂楨王司之地細

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濟曰思玄賦曰且余沐於清源濟曰塘池源

也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善曰楚辭曰漂翻翻其上下銑曰

翻葉木葉也翻乖人易感動涕五臣作下與衿連

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善曰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皎日毛萇曰

皦白也楚辭曰晞白日兮皎皎良曰乖離也兼



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

焉

善曰韓子曰朱孺對衛靈公曰夫日兼燭天下

一物不能當也楊雄解嘲云日月之經不

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音義曰八方之綱

維也尚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誼

光照燭天下無所偏頗而我獨抱

此深感失志不得與比於衆物也

贈從弟第三首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

水中石

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

休毛詩曰楊之水白石磷磷

水中見石兒

蘋藻生其

清徹也

銑曰磷磷水中見石兒

采之薦宗廟可以羞

厓華葉紛擾弱

善作華紛

可憂



嘉客

有明信澗谿沼止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

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

嘉客 向曰蘋藻草名涯岸也紛擾溺多兒

良曰采此蘋藻可薦於宗廟進 豈無園中葵懿

於王公羞進也嘉賓乃王公也

此出深澤 善曰古詩曰青青園中葵朝露詩日

水中石也此言豈更無珍美之物以

羞進宗廟王公蓋美此出於幽深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 向曰亭亭高 風聲一

何盛松枝一何勁 向曰勁 冰霜正慘悽終歲常

端正 善曰楚辭曰霜露慘悽而交下 豈不羅

凝寒松柏有本性 善曰凝嚴也莊子曰天寒既



之茂也翰曰人心堅貞亦當如此終世不改易

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善曰鳳生丹穴故曰南嶽鄭玄毛詩箋曰

鳳皇之性非竹實不食亦喻從弟也良曰鳳皇生丹穴在南故云南嶽徘徊未安食此竹實

也根竹莖莖根通言也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向曰厭足凌上

也紫氛天氣也食此竹實心有不足喻非明時而食祿奮翅羽上出於人也豈不常

勤苦羞與黃雀羣善曰黃雀喻俗士也翰曰勤勞也黃雀喻小人言高飛

遠游豈不勞苦羞耻與小人羣於朝廷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翰曰言鳳皇一去何時當見光儀將

待聖明君也  
六臣注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註  
張銑 李周翰 呂向

贈荅二

贈徐幹 五言

曹子建 良曰子建與徐幹俱不見用有怨刺之意故為此詩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 善曰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然者夫

浮景駿奔倏焉西邁餘光杳杳似若飄然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 銑曰

白日喻君也驚風飄之忽歸西山喻時去不可逐也 圓景光未滿衆星粲



以繁

善曰圓景月也論衡曰日月之體狀如正

之名也

論語曰衆星共之廣雅曰衆星喻羣小邪人也

日圓景月也

喻道不明也衆星喻羣小邪人也

繁多也

謂文帝不明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

羣小在位

不用賢良

聊且

夜行游游彼雙闕間

善曰論語子曰志士

孔叢子曰

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

曰志士

君子也言小人各有所爲我亦聊且於

此閭代

行游朝闕之間

夜行

喻若於閭朝也

天

善曰劉淵林魏都賦注曰文昌正殿名也廣

雅曰

鬱出也爾雅曰興起也地理書曰迎風

觀在

鄴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

銑曰

迎風樓名言高如雲起過在天中也

春

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

鳴鳴

飛棟流焱激懦軒

風

郭璞曰暴風從上下



窓櫺參差景納陽軒長廊之有窓也濟曰鳩

鳴飛棟喻小人得志處棟梁之地焱風也風主

教令也櫺軒階階鉤欄也喻教令從下起而犯

也於上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微藿弗充虛皮

褐猶不全善曰蓬室士謂徐幹也蒼頡篇曰顧

夏之蔭墨子曰古之人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

虛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足也淮南子曰貧人

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向曰小人得志處

棟梁之地蓬室貧賤之士誠可憐惜謂徐幹也

微藿草菜名褐短衣言草菜之食不忼慨有悲

充飢虛皮褐短衣不能全其體也忼慨有悲

心興文自成篇

善曰說文曰忼慨壯不得志於

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怨

善曰寶以喻幹和氏



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武  
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珣和氏左足武王  
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珣其右  
足成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璞而哭於楚山之  
下玉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  
璧珣音則孔安國尚書傳曰愆過也 翰曰寶  
弃謂徐幹也昔者和氏獻王於楚王王以為非  
玉而罪之非和氏之愆言賢才不見用乃君之  
過也彈冠俟知已知已知誰不然善曰言欲彈冠以  
同於弃寶而能招屬乎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  
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  
彈冠晏子春秋楚石父曰士者伸乎知已知  
曰志所望彈冠者待知已知入仕也而今知已知皆  
見弃致則與幹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善曰  
同故云誰不然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良田  
膏澤喻有德也無晚歲多豐年喻必榮也漢書



晚無不獲者膏澤屢降必有豐年言幹有美德  
以當見用無亮懷璵璠美積父德逾五臣作愈宣善  
以晚歲為意爾雅曰亮信也蒼頡篇曰懷抱也左氏傳曰季  
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歛  
杜預曰璵璠美玉君所佩也璵音餘璠音煩也  
齊曰宣通也信懷良玉之美彌人之歲道愈通  
也傳曰敦厚也又曰申重也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善曰莊子曰親交  
衰不常有才者必達也但保交親義重餘復何  
言也

贈丁儀

五言 善曰集云與都亭侯丁翼

今云儀誤也魏略曰丁儀字正禮  
太祖辟儀為掾向曰魏志云儀有  
文才子建贈以此詩有怨刺之意也



曹子建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

善曰漢書孝武傷李夫人賦曰桂枝落而

銷亡

銑曰喻小

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

善曰

楚辭曰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冰堅也王除階也說文曰除毀階也西都賦曰王除彤庭又

曰脩塗飛閣翰曰依覆除庭也履凝霜至於堅冰謂陰謀漸長也清風飄飛閣喻教令自下

而上

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

善曰廣雅曰八月浮雲不歸左

氏傳曰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良曰謂黍稷

委疇隴農夫安所獲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說又曰疇耕治之田也

毛詩曰帥時農夫

濟曰霖雨久滯

在貴多忘



賤爲恩誰能博

善曰言作之常情也賤自謂也博廣也

言爲恩不能廣也

孤白足禦

五臣作御

冬焉念無衣客

善曰言服

孤白者不念無衣以喻處尊貴者多忘貧賤也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之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  
之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雨雪三日天下不寒  
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公曰善  
遂出裘發粟楚辭曰無衣裘以禦冬毛詩曰無  
衣無褐何以卒歲翰曰景公事同善注此意  
謂文帝衣裘自足而不念下人之無衣也  
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  
善曰言延陵不欺於死而況其生者乎故已思  
慕之冀異於俗也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  
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爲有  
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  
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廣雅曰  
惜愛也濟曰言思慕延陵季子心許徐君寶



今言  
三  
勗我與爾交亦如之非所愛惜也  
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銑曰寧安也謂儀云子當安其心交親之義不薄也

贈王粲

五言

曹子建

端坐苦愁思攬

五臣作攬

衣起西游

善曰古詩曰攬衣起徘徊

良

曰王粲在西游故起西游

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

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善曰

鴛鴦喻粲也毛萇詩傳曰鴛鴦匹鳥也楚辭曰覽可與兮匹儔言願執鳥而無輕舟以喻已之思粲而無良會也賈逵國語主曰昔痛也戰國



廣無舟歎惜不可濟也 欲歸忘故道顧望但

懷愁

善曰傳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顧望

悲風鳴

我側義和逝不留

善曰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吾令義和彌節兮王逸

曰義和日御也墨子曰時不可及日不可留 翰曰逝往也

重陰潤萬物何

懼澤不周

善曰重陰以喻太祖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 濟曰重陰謂雨露

以喻天子也天子潤於萬物何懼恩澤不周

誰令君多念自

五臣使

懷百憂

善曰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濟曰誰令多有思念自懷百憂也君謂王

也

又贈丁儀王粲

五言 善曰集云荅丁敬禮王仲宣翼字敬禮今云



儀誤

# 曹子建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漢

書弘農縣故秦函谷關毛詩曰驅馬悠悠

山岑

五臣作峯

高無極涇渭揚

濁清

善曰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

向日涇水濁渭水清

壯哉帝王

君佳麗殊百城

善曰漢書曰高祖南過曲逆曰壯哉縣高誘戰國策注曰佳大

也麗美也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威邁百城

銳曰謂西京壯麗殊異於天下百郡之城

負關出浮雲承露槩泰

五臣作太

清

善曰西京賦曰園闕踈以造天

淮南子曰觀闕之高上際青雲西都賓曰屹仙



冠子曰上及秦清下及大寧  
出浮雲高也承露盤以承露者槩平太清天也

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

善曰皇佐太子也邊讓章華賦曰建皇佐

之高勲飛仁聲之顯赫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家語孔子曰君惠臣忠楚漢春秋吳廣說

陳涉曰王引兵西擊則野無交兵 翰曰皇佐太祖也能闡揚天子之惠四海皆服故無兵相

交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

善曰權家兵家也史記曰呂尚其事

多兵權與奇計孫子兵法曰用兵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興也鄭玄

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良曰權家謂兵法言雖愛戰勝而全國為上也

君子在末

位不能歌德聲

善曰君子謂丁王也琴操曰古者君子在位後不踰時德聲謂

太祖令德之聲也 向曰言人在丁生怨在朝卑位不能歌其德聲謂丁王二君



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善曰言

殊俱非忠貞之則惟有中和樂職誠可謂也漢書王褒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鄭玄周禮注曰經法也銑曰丁儀時為太祖掾王粲為侍中儀常怨職卑故曰怨在朝也後植不得立為太子粲亦免官在家故曰歡自營也營謂營生也翰曰貞正則法誠信經常也謂二君各為歡怨非忠正之正忠和自保信可常也

贈白馬王彪

五言 善曰魏志曰楚王彪字朱虎武帝子也初封白馬

王後徙封楚樂曰於圜城作又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植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植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蓋



憤而成篇 濟同善注植  
發憤遂賦此詩以贈之

# 曹子建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

門吾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云魏明帝作建

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毛詩曰逝將去汝舊章

郵城也時植雖封雍丘仍居郵城

曰承明門名逝往也彊謂王所處也

皇邑日夕過首陽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首陽山在洛東北去洛二十里向

曰清晨日未出時皇

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

邑帝都也首陽山名

善曰楚辭曰道壅塞而不達江河廣而無梁

銑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

也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

汎舟于河西京



賦曰起洪濤而揚波濟曰汎舟越顧瞻戀城

洪濤心危懼也東路所往之東路善曰毛詩曰顧瞻周道又

關引領情內傷善曰毛詩曰顧瞻周道又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

平楚辭曰永懷今內傷大善作谷何寥廓山樹

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善曰薛綜東

谷在洛陽西南風俗通曰泰山松樹鬱鬱蒼蒼

魏志曰黃初四年七月大雨伊洛溢流毛萇詩

傳曰行淹流潦也翰曰大谷所謂經行之大

谷寥廓廣遠也霖雨泥我塗亦比事阻難如之

也雨水曰潦浩縱橫中達絕無軌政轍登高岡

言其多也鬱茂也善曰毛詩曰肅肅先王施於中達廣雅曰軌迹

也良曰達道也既多泥阻而絕車跡改此軌

跡登其高各反五臣造雲曰伐焉玄以貴

興



毛詩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玄黃毛黃也向曰脩長造至也言至雲日者阪高也玄

黃馬病也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善曰楚辭曰願

紆鬱其難釋王逸曰紆屈也鬱鬱紆將難進臣

愁也翰曰鬱紆愁思繁也鬱鬱紆將難進臣

作和念親愛在離居善曰楚辭曰將以遺兮離本

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善曰毛萇詩傳曰偕俱

往而中間不能俱遂此志鵙鵙鳴衡扼豺狼當路衢善曰鵙

以喻小人也毛詩曰懿厥哲婦為鵙為梟漢書

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公羊

傳曰楚莊王伐鄭放乎路衢何休注曰路衢郭

內衢也銑曰鵙梟惡鳥鳴為人妖者豺狼惡

獸志害物者衡扼車轂也鳥獸喻小人讒佞志

在相害若鳴於車上當於路衢也謂在道不許



同其宿止之處

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踈

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

於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廣雅曰間毀也

翰曰謂文

帝信讒遂踈兄弟如此

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蹰

其三善曰楚

辭曰攬驂轡而下節毛詩曰搔首踟蹰言在朝讒人既多欲還無路且攬轡而止踟蹰

向曰

禾進也

踟蹰亦何

善本

留相思無終極

善曰漢書息夫躬絕

命辭曰嗟若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

善曰蔡邕月令

章句曰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也

原野何蕭條白日忽

西匿

善曰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又曰日杳杳而西顏良曰蕭條草木衰落兒匿藏也

善曰毛詩曰翩翩者

鳥上各木羽羽焉才量



見厲整也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違食書曰不

違暇食翰曰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喜曰

索求違暇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喜曰

廣雅曰感傷也占詩曰感物懷所思列子曰師

襄乃撫心高蹈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濟曰

見此歸鳥孤獸皆求羣侶而我獨太息將何為

與兄弟離隔感此傷懷而為歎息太息將何為

天命與我違善曰鄭玄周易注曰命所受天命

逸曰咸池天神也古詩曰同袍與我奈何念同

違毛萇詩傳曰違離也謂不耦也奈何念同

生一往形不歸任城王彰陳思王植左氏傳曰

鄭罕駟豐同生杜預曰罕子皮駟子哲豐公孫

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也漢書武帝詔曰梁王

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向曰同生孤魂翔故

謂兄弟一往形不歸謂任城王死也孤魂翔故

謂兄弟一往形不歸謂任城王死也孤魂翔故



域善作

靈樞寄京師

善曰漢書貢禹上書曰骸骨棄捐孤魂不歸

翔飛也故域謂任城郡

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

一世去若朝露晞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晞何久自苦如此

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良曰存者忽忽且復過於目前亡沒則身衰沒

也向曰言人在一世若

年在桑榆間影響不

能追

善曰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日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仲長子昌言

日捷疾疾馳影響人間也

銑曰言人年自顧

非金石咄

元丁咄子令心悲

其五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古詩

曰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說文曰咄叱也聲



堅咄咄大驚歎聲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

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  
恩愛苟不虧在遠分

日親何必同衾幃  
然後展殷勤  
善曰鄧析子

志相應也分猶志也毛詩曰抱衾與裯古字同  
衾被也鄭玄曰裯床帳也幃與裯

曰丈夫志在四海雖別萬里如比鄰而居蓋自  
勉強之辭良曰苟且虧矢也言恩愛情長不

虧失雖居遠而分義  
必共被同帳然後申殷勤  
憂思成疾疢無乃

兒女仁  
善曰毛詩曰心之憂矣疢與疾首史記

信謂漢祖曰項王所謂婦人之仁也  
向曰苦  
憂思成其疾疢乃兒女之仁心非丈夫之節也

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善曰李陵書云曰前書倉卒骨肉



謂兄弟也蘇子卿詩云骨肉緣枝葉古詩云軻軻長苦辛銑曰然而倉卒分離復有死者能

不懷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

松子久吾欺善曰班固楚辭序曰帝閭處妃虛無之語論衡曰傳稱赤松王喬好

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魏武帝善哉行曰痛哉世人見欺神仙向曰吉凶壽考不定使

人疑之濟曰託志虛無求列變故在湏臾百

年誰能持善曰漢書谷永曰三郡所奏皆有變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也禮記君子

曰禮樂不可斯湏去身鄭玄曰斯湏猶湏臾也古詩曰生年不滿百呂氏春秋曰人之壽久不

過百濟曰佞臣讒邪變故當在離別永無會

湏臾百年之生誰能復持離別善曰蔡琰詩曰念別無會期毛詩

執手將何時



以難知執手敘王其愛玉體俱章黃髮其七發

情復將何時也曰太子玉體不安東觀漢記太子執報栢榮書

曰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杜預左氏傳注曰享

受也尚書曰詢茲黃髮銑曰王謂白馬王也

玉體謂身也美言之故曰玉黃髮期謂壽考也

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傳曰孫叔敖治楚三

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於策蘇武詩曰去

去從此辭向曰即猶就也援猶引也

贈丁翼五言善曰文士傳曰翼字敬禮

儀之弟也為黃門侍郎翰曰翼

少有才姿博學植贈此詩

曹子建

嘉賓墳城闕豐膳出中厨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墳滿也毛詩曰我有



嘉賓又曰在城闕今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

銑曰豐美膳食也善曰論語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毛詩曰俟我於城隅良曰隅即角也秦

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善曰楚辭曰挾秦箏而

瑟行史記蕭秦說齊王曰臨菑甚富其民莫不吹箏鼓瑟說文曰謳齊歌也濟曰秦女善秦

箏秦在西路故云西氣齊女善有來不虛歸觴

鼓瑟齊在東故云東謳謳歌也至反無餘何曰肴膳觴酒也言不虛我豈狎異

人朋友與我俱善曰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

木燕朋友故舊也翰曰言豈獨親狎大國多

貴游之異人而朋友亦與我俱樂矣良曰禮斗威儀曰其君采金



中之出明珠甚多矣君子義休待小人

無儲而善曰言君子之義美而且具小人之德

蓄積之以待無也說文曰待待也一日具也儲蓄

待用於時小人縱有小德不能儲蓄發於辭色

以自為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孔安國尚書傳曰須待也齊曰而能

守之榮則立可待也不能守之枯亦立可見也

翰同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善曰淮南子曰

失其克又曰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而束

於教翰曰滔蕩大兒固堅也而時俗之人多

所拘束君子通大道無願為世儒說經者為世

儒向曰言君子當通達大道無為時儒之教以自局促其志



贈秀才入軍五首

四言 善曰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劉義

慶集林曰嵇熹字公穆舉秀才

嵇叔夜

甄曰康之從弟秀才入軍贈以此詩不知其名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

善曰毛記曰良馬四之又曰君子之馬既閑且馳鄭

玄曰閑習也廣雅曰麗好也揚雄反騷曰素飢時厥麗服兮 翰曰麗服軍戎之服有光輝也

左攬繁弱右接忘歸

善曰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兒於

夢 翰曰繁弱弓名忘歸矢名

風馳電

五臣作雷

逝躡景

五臣作影

追飛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雜襲並至孫該琵琶賦曰飄風電逝舒疾無方七啓曰忽躡景而輕驚 何曰逝往也言士卒如風雷之速躡



凌厲中原顧盼生姿

善曰顧謂遠視也廣雅曰凌馳也

厲上也風俗通曰顏色厚所顧盼

若以親密也良曰凌上厲越也

攜我好仇載

我輕車

善曰毛詩曰君子好仇仇匹載乘也好匹則秀才也

南凌長

阜北厲清渠

善曰廣雅曰凌乘也王逸楚辭注曰厲度也

仰落驚鴻俯引淵魚

銑曰謂行獵也

盤于游田其樂

只且

子余切

良曰盤猶樂也

只且助辭也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

良曰迅疾邁行也

春木載榮布葉

垂陰

良曰載則也

習習谷風吹我素琴

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秦

嘉歸徐氏書曰芳香既珎素琴又

好濟曰谷風春風習習風和兒

咬咬黃鳥顧



疇弄音

善曰毛詩曰交交黃鳥古歌曰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

匹也亦如我

感悟馳情思我所欽

善曰古詩曰馳情整中帶

之思人也

濟曰欽敬也思我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善曰毛詩曰心

所敬謂秀才也

之憂矣我歌且謠杜篤連珠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

善曰毛詩傳曰畿疆也

近國之畿萋萋綠林奮榮暉魚龍澆

咸灝助山

鳥羣飛

善曰樂動聲儀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

山鳥羣鳴我心懷

向曰萋萋

駕言出遊

五臣

盛兒奮起也

澆灝魚龍游水聲

作遊

之

日夕忘歸

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楚思我良



朋如渴如飢

五目作餓朋曹植責躬詩曰遲牽聖顏如渴

善曰毛詩曰每有食

如飢

銑曰良朋謂秀才也

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善曰張衡詩曰願言

不獲終然永思曹植責躬詩曰心之云慕愴矣

其悲也向曰獲得也願言見秀才不得故愴

然而悲之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

善曰蘭圃蕙圃也毛詩曰之子歸言秣其馬毛萇

詩傳曰秣養也華山山有光華也

銑曰流磻波

平皋垂綸長川

善曰說文曰磻以石著繳也鄭玄毛詩箋曰釣者以絲為之綸

翰曰流磻箭鏃也綸釣絲也流箭平皋之澤垂釣於長川謂軍息而漁獵也

目送歸鴻

手揮五絃

善曰漢書曰周亞夫趨出上以目送之歸田賦曰彈五絃於妙指



五絃也 俯仰自得游心太

善本作泰字

玄

善曰楚辭曰

愉兮澹無爲而自得泰玄謂道也淮南子曰良

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

曰太玄 嘉彼釣叟得魚忘筌

善曰莊子曰莊子

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得

兔也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

言吾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齊曰叟

老也得魚忘筌謂其得道也言與秀才亦相與

得意忘言

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善曰莊子曰莊

子送葬過惠子

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聖壘其鼻端若蠅翼使

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聲而斲之盡望而鼻

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當

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當能斲之雖然臣

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



今將往矣  
可與盡言也

閑夜蕭清朗月照軒

善曰舞賦曰夫何噉噉之閑夜明月列以施光徐幹

齊都賦曰軒長廊之有窓也

微風動桂

閨組帳高寒

善曰方

謂之裾音圭桂或為幃禮曰幕人掌帷帟綬組

為帷帳也良曰桂衣裾也

旨酒盈樽

五臣莫與

交歡

善曰毛詩曰旨酒欣欣漢書曰郭解入關

賢豪爭交歡翰曰旨美也莫與交歡謂

秀才不

鳴琴在御誰與鼓彈

善曰毛詩曰琴瑟

濟曰御用也

仰慕同趣其馨若蘭

善曰六韜曰

鼓亦彈也

綜西京賦注曰趣猶意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

如蘭

向曰仰慕秀才同於此趣則相美如蘭



之馨佳人不在五臣作存能不永歎平馨善曰楚辭

毛詩曰假寐永歎銑曰佳人謂秀才

贈山濤五言

司馬紹統善同銑注銑曰戒榮緒晉書云司馬彪字紹統少篤學

為散騎侍郎廟山濤為吏部侍郎而紹統未仕故贈以此詩欲濤薦也

茗茗倚桐樹寄生於南岳善曰倚桐彪自喻也

實離離馬融琴賦曰惟倚梧之所生在衡山上峻陂向曰倚桐中為琴瑟此彪自託

凌青雲霓下臨千仞谷善曰蒼頡篇曰凌侵也

於千仞之谿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



危於何託余足

善曰毛詩序曰孤危非中清言賈山上書曰不得邪徑而託足

馬濟曰孤危謂生幽遠無平居寄足之地

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

驚

助角切

善曰毛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

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鸞鳳屬神鳥也銑曰也語助辭言昔久已來植育於朝陽

之和氣而傾枝以待鳳皇謂鳳皇非梧桐不栖自言育德藏器傾心待時而入事君也驚鳳也

鸞亦鳳類

今者絕世用

善作人

倥

口貢

倥

貢子

見

迫東

善曰新語曰榱桷什則為世用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倥於山陸王逸曰倥倥困苦也

翰曰今絕於代人所常用常在孤危之地故倥倥迫東常不安也

班匠不我顧牙

曠不我錄

善曰班匠及牙曠皆喻執政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鄭玄禮記注曰般



伎巧者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樂杜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鄭玄毛詩箋曰顧視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向曰匠人不知我材且不相顧牙曠不知我音亦不收錄言堪為琴瑟雅器

馬得成琴瑟何由

揚妙曲

善曰栢子新論曰黃門工鼓琴者有任貞卿虞長倩能傳其度數妙曲遺聲

濟曰木不逢匠人牙曠必不成琴瑟不揚妙曲則比我有材不遇時用安得立功立事也

冉

冉三光馳

五臣作遲

逝者一何速

善曰廣雅曰冉冉進也淮南子曰夫

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良曰冉冉

漸進兒言漸進而馳走時之往者一何速哉歎恐不及時也

中夜不能寐撫

刃起鄭蜀

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左氏傳曰子



之者夜起撫之而行躑躅不進見感彼孔

哀此年命促善曰春秋說題辭曰天嘗有血書魯端門作法孔聖沒周室亡司馬

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人理促銑曰孔子歎逝川云不捨晝夜逝者如斯故感此哀年

命短促志願從仕下和潛幽冥誰能證奇璞善曰韓子曰下和抱

璞而哭於楚山之下向曰下和知玉者若潛

隱於幽冥雖有奇玉之璞誰證之也人雖有良

才無媒難以進也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善曰神龍

海經曰赤水之山有神人面蛇身其暉乃晦其

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翰曰假託神龍

以喻山濤欲使薦而用之故云願神龍揚其光

暉以相照燭鍾山有燭龍能照其萬物

荅何劭二首五言



張茂先

良曰何劭字敬祖贈華詩則此詩之下是也贈荅之體則贈詩

當為先今以荅為先者蓋依前賢所編不復追改也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

善曰班彪與金昭卿書曰遠在東垂吏道

迫促鵬鳥賦曰愚士繫俗窘若囚拘向曰吏道謂理人之道也迫逼迫也窘急也自謂拘束

無暇纓綏誰為徽纆文憲馬可踰

善曰纓綏制人同於徽纆

國之文憲豈可踰乎禮記曰冠綏纓鄭玄曰綏纓飾也周易曰繫用徽纆孔安國尚書傳曰憲

法也翰曰網冠纓也綏所以繼纓冠者徽纆並糾繩之類憲法踰越也

恬曠苦不足

煩促每有餘

善曰廣雅曰恬靜也蒼頡篇曰曠

急迫良明貽新詩示我以游娛

善曰毛詩曰每



五宮中郎將詩曰貽爾新詩又思之貽  
曰雖遊娛以媮樂良曰貽遺娛樂也穆如灑

清風煥善作若春華敷善曰毛詩曰吉父作頌

條風之時灑荅賓戲曰摘藻如春華濟曰穆

和敷布也言敬祖之所贈詩恬雅之氣如灑清

風煥爛又若春華布色自昔同寮案於今比園廬善曰藏

書曰惠帝即位劬為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華

為太子少傅然考乎其時事正相接故曰同寮

也左氏傳曰先幾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

為寮吾常同寮敢不盡心乎爾雅曰采條官也

南都賦注曰園廬舊宅也向曰衰疾善作近

同寮案同官也比園廬謂並宅也

辱殆五臣作庶幾並懸輿善曰王逸楚辭注曰

暮已已衰老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漢

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安車傳



子傳孫也翰曰哀暮之年近於危辱之事將欲廢幾以就懸車致仕之道也與車也散

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善曰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

不爲冠所束也重陰木林之上屬耳聽鶯鳴流曰

翫鯈直魚善曰毛詩曰耳屬于垣鄭玄曰屬耳於壁聽之又儀禮注曰屬注也毛詩

曰鶯其鳴矣思玄賦曰流目眺夫衡阿翫猶悅也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向曰屬

傾也鯈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善曰漢書疎廣曰此金者

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

東隅收之桑榆良曰餘日謂殘年也桑榆日晚赤比年老之稱

共鈞陶萬頃大鬼稟羣生善曰洪鈞大鈞謂天



鈞播物廣雅曰陶化也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  
萬類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孔安國  
尚書傳曰稟受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羣生和  
而萬物殖翰曰洪鈞造化也陶猶作也萬類  
萬物也大塊自然也言萬物皆造化所作羣生  
稟自然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善曰劉歆遂  
而成習之生常固明闇之所別老子曰重為輕根靜  
為躁君王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  
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輕根靜  
必為躁君濟曰人性明闇有異緩速各殊靜  
緩躁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善曰李陵與蘇  
速也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呂氏春秋  
曰功名大立天也濟曰有識自三十成立之  
後本謂志不在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楚辭  
馳逐功名也



日漢虛靜以恬愉  
良曰虛恬謂閑暇也  
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

善曰白日西傾以喻年老也洛神賦曰日既西  
傾翰曰忝辱君祿媿荷天子以才輕位重是

以過任又年將衰暮  
矣故云白日已西傾  
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

善曰論語魯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垂而道  
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呂氏春秋曰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每舉必  
危范曄後漢書劉寬曰任重責大憂心如醉曹

植上表曰爵重才輕  
國家以我為任重道遠  
苦智慮淺短不當其人

心雖求成重事困於才  
輕常不就也責求也  
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

清善曰論語孔子云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子思子詩云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  
國家以寧都邑以成



列謂此言明且清也

負乘爲我戒夕惕坐自驚

善曰負且乘

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又曰夕惕

若厲孔安國尚書傳曰惕懼也

翰曰負負檐

也小人之事乘乘車也君子之事使小入爲君子之事難以安之故華自謙

是用感嘉貺寫心

出中誠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

善曰感猶荷也魏文帝書

曰嘉貺益腆西都賓曰落發篇章漢書曰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廣雅曰違背也何曰

貺思誠志也言華感何劭善賜其詩今使華傾寫心事出於中志作此答篇然何劭所贈是落

發遂先則雖章句溫麗而今俱在朝廷尚未即隱遁是違其情也

贈張華

五言



何敬祖

良曰臧榮緒晉書云何劭字敬祖姿望甚長者博學多聞善篇

章為太子師與華相善也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

善曰孫卿子曰日月

子曰二者代謝舛馳周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

日月淮南子曰陰陽羸縮卷舒淪於不測向

日謝去也懸象日月也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

迭遞也卷舒猶往來也

俱善曰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習習

谷風毛萇詩曰習習和舒之兒揚泉物理論

曰春氣騰其風溫和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

銑曰與節俱至也

善曰西都賓曰嘉木樹庭濟曰敷布也春周

水初泮故泉涌正可臨翫嘉木布其華也吳

定戈五圓西詹黃武靈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吳



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

簡曰周旋謂居也

陋圃謂敬祖之園華居在西故云西瞻也華封

爵廣武侯故曰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

廣武廬廬宅也

詩傳曰有謂富無謂貧良曰革好

儉雖有貴位不傲於人是存無也

鎮俗在簡

**約樹塞焉足羣**

善曰周易曰簡則易從廣雅曰

乎孔子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向曰

理俗在簡約節儉之道焉

鎮理

**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

善曰張茂先答何劭詩曰自昔

同寮案于今比園廬臧榮緒晉書曰惠帝即位

劭為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華為太子少傅然

考乎其時事正相接故曰同寮也

銑曰私願

昔魚曰連官今復並居也墟庭落之通言

**偕黃髮逍遙綜琴書**

善曰尚書曰詢茲黃髮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劉



欽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翰曰偕俱舉爵也黃髮老壽也逍遙得性也綜猶理也

茂陰下攜手共躊躇

善曰韓詩曰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濟曰

爵酒盃舉於林木茂陰之下躊躇緩步也

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

善曰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吾與夫子游十有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莊子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何用遺忘形骸但自相得意如得魚忘筌也

贈馮文罷遷斥

昌丘令

四言善曰晉百官名曰外丘郎馮

文罷集云文罷為太子洗馬遷斥丘令贈以此詩闕駟十三州記曰斥丘縣在魏郡



陸士衡

於安皇聖世

五臣作代

時文惟晉

善曰毛詩曰於皇

銘曰時文思索鄭玄曰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

以爲人立法也

銑曰於美也言美皇聖代時

有文德以和天下

者惟是晉道也

受命自天奄有黎獻

善曰謂

毛詩曰有命自天生我文王又曰奄有四方毛

萇曰奄大也尚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孔安

國曰黎衆也獻賢

閭闔既闢承華再建

善曰謂

也良同善注

晉宮閣名曰洛陽城閭闔門陸機洛陽記曰太

子宮在太宮東薄室門外中有承華門再見謂

立愍懷太子國儲以對閭闔故謂之再也

齊

曰閭闔天門也闢開也言晉受命自天故天門

開也承華太子門名言太子

明明在上

有集惟



彦

其一

善曰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向曰明明美稱在上謂天子能集用晉彥在

於左右

惟辭也

作門

善曰方言曰

美客謂之弈弈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諸孔

安國曰迪蹈也言信蹈行古人之德翰曰弈

弈美盛兒馮生則文罷也

哲智允信天保定子

迪道也言智信之道而為天子洗馬

靡德不鑠

善曰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

美也良曰保安靡無鑠盛也言天之風爾雅曰鑠

安定子之道無德不盛子則馮生也邁心玄

曠矯志崇邈

善曰爾雅曰邁行也王逸楚辭注

邁行玄美曠大矯舉崇高邈遠

也言所行心事美大舉志高遠

遵彼承華其容

善曰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灼灼

其二



太子之容光也灼灼光兒善曰毛詩曰嗟我人斯戢翼江潭善曰毛詩曰

日彼何人斯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楚辭曰遊於江潭向曰斯謂馮也戢歛也如鳥之歛

翼於江潭文羅有命集止翻五臣作翻飛自南善曰

吳人故云此也日大君有命毛詩曰有命既集又曰翻飛惟鳥又曰凱風自南輪日天子有命集止於帝京

翻飛往出自幽谷及爾同林善曰謂俱為洗馬也南而來

楊駿誅徵機為太子洗馬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良曰如鳥出於幽谷之中相與同林

謂士衡亦為洗馬其三雙情交映遺物識心猶照也善曰映

交映謂相明也遺物識心謂得意忘言人亦有言交道實難有頌

丘者弁千載一彈善曰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後



有隙故世以交為難也毛詩曰有類者弁實惟伊何毛萇曰類弁兒也弁皮弁也漢書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杜預左氏傳注曰弁亦冠也故通言之濟曰類冠也弁亦冠也千載一聖人出聖人既出是以彈冠求仕則王陽今我與子在位貢禹彈冠言相與交情如此

**曠世齊歡**

善曰言我及子雖與王貢曠世而實齊其歡也班固議曰以漢興以來曠

世歷年廣雅曰曠

利斷金石氣惠秋蘭

其四

善曰周

遠也

翰同善注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翰曰金石至堅也言交情之堅利又能割斷金

石堅甚也惠美也言相羣黎未綏帝用勤止

善

美之氣如秋蘭之香

毛詩曰羣黎百姓長楊賦曰羣黎為之不康我

詩曰文王既勤止

求明德肆于百里

善曰毛詩曰我求懿德肆于



烈也漢書曰縣大率百里其人稱則盛稱也  
也銑曰我謂帝也肆置也帝求明德之人置  
於百里之職  
謂縣令也  
**僉曰爾諧俾民是紀**  
善曰尚書僉

汝諧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詩箋  
日以網畧喻為政理之為紀也  
濟曰僉皆諧  
和也爾謂馮君俾使也言羣臣皆云罷可  
諧和其政理使斥丘之人是謂紀綱也  
**乃眷**

**北徂對揚帝祉**  
其五  
善曰毛詩曰乃眷西顧

施于孫子  
向曰徂往也乃眷北往謂  
斥丘在北對答闡揚天子之美祉美也  
**疇昔之**

**游好合纏綿**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  
為政毛詩曰妻子好合張升與任

彦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踰  
高蹤  
良曰纏綿密兒  
**借曰**  
五臣  
**未給**  
五臣

**亦既三年**  
善曰詩曰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日借日假日也洽猶足也言王事無  
翰



假常假日而游尚未

居陪華幄出從朱輪

善曰應璩

為足亦已三年也與趙叔潛書曰入侍華幄出典禁闈司馬彪續

漢書曰皇太子安車朱班輪銑曰居謂常在

朝之時陪侍太子華幄幄坐帳朝羣臣也太子出則乘朱輪車

方驥齊鑣比迹

同塵

其六

善曰鄭玄禮儀注曰方併也南都賦曰駉驥齊鑣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

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銑曰方並驥馬也鑣馬轡言常相與並轡齊鑣

連迹而又

之子既命四牡項領

善曰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

領良曰之子謂文羆也既命謂奉帝命出於斤丘四牡四馬駕車也項領駕木項上也

遵

塗遠蹈騰軌高騁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未若遵塗之疾也鄭玄考功記注曰

軌謂轍也

翰曰騰

夢雲夫質青風承景

善曰



曰質軀也良曰景影也言如嗟我懷人其道

慶雲清風望美之也又言疾也惟永其七善曰毛詩曰嗟我懷人毛否泰有

善作殊窮達有違善曰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列

苟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與賈達國語

注曰違異也良曰時陸公免官居家故云殊

也及子春華後爾秋暉善曰言否泰殊流窮達

美終當後爾秋暉之盛也春華喻少年秋暉喻

老成也蘇武詩曰努力愛春華翰曰與子少

壯時同官故云春華逝將去我陟彼朔陲善作

今已俱老亦有光暉丘也爾雅曰朔北方也說文曰垂遠邊也濟

善曰毛詩曰逝將去汝又曰陟彼高岡朔垂丘

曰逝往陟升朔北陲邊也言馮公既非善作

往將離去我升彼北邊謂斥丘也非悲子

往將離去我升彼北邊謂斥丘也非悲子



之念心孰爲悲

其八

向曰非子交親使我

思念則我心誰能使悲

答賈長淵

五臣作謚四言并序

善曰王

陸士衡

余昔爲太子洗馬

善曰漢書曰太子屬官有先馬如淳曰前駟也先作洗也

魯公

善無此二字

賈長淵以散騎常侍侍

善無侍字

一東

宮積年

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東宮太子所居詩曰東宮之妹

常侍侍太子謚食封於魯

余出補吳王郎中令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吳王

晏字平度武帝第二十三子封吳又曰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也

封於吳郎中元康六年入爲尚書郎

善曰臧榮緒



機為尚書中兵郎

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答之云爾

臣

無云爾字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

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曰發詔辭也毛詩曰有望

上帝毛萇曰皇君也封禪書曰覺悟黎蒸翰曰肇始也有皇謂二皇黎蒸衆庶也

先天

創物景命是膺

善曰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君子萬

年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毛詩曰戎狄是膺

毛萇曰膺當也翰曰先猶尊也創始景大膺

當也言尊奉天時始化萬物大命是當乃為人主也

降及羣后迭毀迭

興

善曰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者用事小雅曰遞迭更也翰曰降下羣衆后君迭遞

毀亡也三皇之下衆君迭有興亡

邈矣終古崇替有徵

善曰楚



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國語監君釐  
謂子西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榮替  
於是乎有歎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左氏傳曰  
君子之言信而有徵翰曰邈遠也崇智亦猶  
興亡在漢之季皇綱幅裂

善曰韋昭曰國語注

為喻也答賓戲曰廟帝紘恢皇綱毛萇詩傳曰  
張之曰綱魏志崔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  
濟曰季末也皇家綱紀如帛火

善作辰匿暉金

虎曜

善作

質

善曰漢書曰東方蒼龍房心心為  
明堂大星天王爾雅曰大辰房心

尾也石氏星經曰昴者西方白虎之宿也太白  
者金之精太白入大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也  
濟曰匿藏也火辰心星也明則天下和平闇則  
天下喪亂昴西方白虎宿也太白金精也太白  
人昴是金虎相薄則有亂兵故雄臣馳驚義夫



赴節善曰翰曰英雄之臣馳走天下義勇之夫赴其

忠節將救王室也釋位揮戈言謀王室善曰左

于諸侯曰居王于氏諸侯釋位以聞王政說文

曰揮奮也左氏傳曰會于兆謀王室也銑曰

天子有難則諸侯釋去其守位動王室之亂靡

用于戈以謀匡救王室也揮動也

邦不泯平聲善曰毛詩曰亂生不夷靡國不

泯毛萇曰泯滅也向曰靡無泯平也

如彼墜景曾不可振平聲善曰丁德禮寡婦

賦曰日疊疊以西墜說文

日振舉也向曰墜落曾則也言漢室乃眷三哲

衰微如落日之景則不可振而起也

俾又斯民善曰三哲劉備孫權曹操也尚書帝

治也向曰皇天乃眷三哲啓士雖難改物承

使理天下之人但使又理也



天

**其三**

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

侯曰叔父若能更姓改物以創天下禮記明

哲開土宇安患難改漢物制承奉天命

爰茲

有魏即宮天邑

爾于天邑

向曰爰於即就宮居也

言於此有魏就居於天中之邑都也

劉亦岳立

善曰東京賦曰乃龍飛白水

良曰

載揚俎豆載戢

善曰毛詩曰載戢干戈

則嘗聞之矣

良曰載則揚舉戢藏也

師興國玩凱入

**其四** 善曰毛詩曰民亦勞止



功則愷樂銑曰言所玩習但為凱樂之歌而入於國謂但尚戰勝也天厭霸德

**黃祚**五臣**告釁**許觀切善曰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于寶搜神記

曰魏惟五德之運以上承漢春秋保乾圖曰漢以魏徵黃精按期天下歸高賈逵國語注曰釁

兆也言禍有兆銑曰霸謂魏也魏主德故曰黃祖言天厭魏主無德乃告其凶釁將有莘也

**獄訟違魏謳歌適晉**善曰孟子萬章曰堯以天

然天與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觀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

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翰曰言決獄定

訟謳歌道德皆違去於陳留歸藩我皇登禪去

魏而之於晉也適之也善曰魏志曰陳留王韓負字景明武帝孫燕王

宇子也奉皇帝璽綬策禪位于晉嗣王魏世譜



日封帝為陳留王 濟曰魏帝禪位 庸岷稽顙

三江改獻 其五 善曰庸岷蜀境也庸國名也

三江吳境也尚書曰三江既入 銖曰庸岷 赫

矣隆晉奄宅率土 善曰曹府君陳寶誄曰赫矣

日率土之賓 向日赫隆皆盛 對揚天人有秩

斯祐 善曰書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司馬相如

祖有秩斯祐爾雅曰祐福也 向日言對答揚

惟公太宰光翼三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晉太

馬右長史及世祖受禪轉太宰左氏傳康王論



充也謚之父太祖爲大將軍以充爲右長史及武帝即位復爲太宰云二祖光翼謂充爲韓昭也

# 誕育洪胄纂戎于魯

書曰謚父韓壽河南尹

善曰臧榮緒晉

母賈充少女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充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謚爲黎民子襲封槐自表陳是充遺意也帝許之以謚爲魯公毛詩曰誕彌厥月毛萇曰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毛詩曰續戎祖考鄭玄曰戎汝也毛詩曰俾侯于魯良曰洪胄謂長子即謚也纂繼戎大也武帝封謚爲魯公故云繼大於魯也東朝旣建淑問我我善曰謂愍懷太子也毛詩曰淑問如皋陶良曰太子旣立美問甚高也東朝太子也建立淑美問聞也我求明德濟同以和善曰毛詩曰我戕我高兒我求明德濟同以和求懿德肆于時夏左氏傳齊侯曰唯據與我和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和如羹焉宰夫和之濟其不及以



梁丘據也向曰我謂太子也言太子求明德

之人以齊王事魯公戾止衮服委蛇徒何善

同心而和穆也日毛詩曰魯侯戾止爾雅曰戾至也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毛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銑曰言賈謐至止衣冠委蛇思媚皇儲高步承

華其七善曰王隱晉書曰謐以賈后之妹子

于天子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嗣君陸機洛陽

記曰太子宫在太宮東溥室門外中有承華門

翰曰媚愛也言謐思愛太子高昔我逮茲時惟

下僚善曰下僚謂洗馬也翰曰逮及子棲遲

同林異條善曰俱在東宮故曰同林而貴賤殊



銑曰棲遲游息也同林謂同年殊志比服外臣

事太子異條謂謚先貴也

作義稠直留切善曰服章服也尊卑殊制故

殊義稠曰汴也說文曰稠多也濟曰謚少機

老故曰年殊相與為友故曰志比爵游跨三春

秩各異故曰服殊志相善故曰義稠

情固二秋其入良曰跨越也言同游經

越三春情之堅固亦已二秋也

皇命出納無違善曰尚書曰祗承于帝論語曰

祇敬樊遲問孝子曰無違也向曰

往踐藩朝來步紫微善曰藩朝吳也紫微

郎向曰出為吳王郎中令故云往踐藩朝升

降秘閣我服載暉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謝承父

入為尚書故云來步紫微紫微天子宮也

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秘於

省閣淮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序云入為



尚書郎作此詩然秘閣即尚書省也翰孰云

日秘閣尚書郎所司也載則也暉猶光也

匪懼仰肅明威其九善曰尚書曰我有周佑

者仰敬天子命將天明威良曰誰云非懼

之明威也分索則易攜手實難善曰鄭玄禮

也銑曰分別念昔良游茲焉永歎平善曰

則易集會則難山賦曰良遊未厭白日潛暉毛詩曰茲之永歎

歎向曰此重述出郎中令在吳時相思也公

之云感貽此音翰平善曰應劭漢書注曰云

魯公感此分別之事遺有也韋昭曰翰筆也濟曰

我此詩音翰謂詩筆也蔚彼高藻如玉如蘭善

之闡其十善曰蔚文兒周易曰君子豹變其

文蔚也楚辭曰文彩耀於玉石王逸曰言發文

舒詞爛然成章如玉石之有文彩也闡力旦切



魯公高文如玉之美如蘭之芳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

萬邦作詠

善曰木謂橙也賈謐贈詩云在南稱柑度北則橙故荅以此言木度北而

變質故不可以踰境金百鍊而不銷故高邦作

詠賈戒之以木而陸自勗以金也穀梁傳曰婦

人既嫁不踰境毛詩曰大賂南金向曰江漢

有木謂橘也言度北則為枳故云不踰境此言

物之有變質人之有變節也金剛而堅百鍊不

銷故萬國作詠也蓋自勗如金之堅剛不可變

易也謚贈詩戒士衡無為變志故也故詩

云在南稱柑度北則橙也故以金荅也民之

胥好狂狷

作狷狂厲聖善曰爾雅曰胥相也謂相戒勗以所好尚也論

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

取狷者有所不為尚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

克念作聖說文曰厲石也言人之自勗若金之

受厲銑曰胥相也狷狂之心厲以作聖喻不



善人也言謚之相好贈我以言相戒儀形在昔使我猶狂之心厲以作聖人之道也

予聞子命

其十一

善曰毛詩曰儀形文王萬邦作孚左氏傳晉克曰臣聞命矣

翰曰儀形在昔謂以古之道相戒喻我聞子之命

於承明作與士龍

五言 善曰集云與士龍於承明亭作良曰

承明亭名機從吳入洛與弟士龍別於長林亭作詩與士龍述相思之意

陸士衡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

善曰鄒陽上書曰豈拘於俗牽於世曹子

建責躬詩曰舉挂時網毛詩曰駕言徂東齊日嬰纏也駕言謂駕車馬出游也徂征征行也

飲餞豈異

五臣作

族親戚弟與兄

善曰毛詩曰



日豈伊異人婉變力居人思紆鬱游子情方言

兄弟匪他婉與婉同古字通說文曰變慕也班固漢書述哀記曰婉變董公惟亮天工曹子建

贈白馬王彪詩曰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楚辭曰願假簧以舒憂志紆鬱其難釋王逸曰紆

屈也鬱愁也翰曰鬱紆愁思繁也良曰明婉變深思見居人謂士龍也紆鬱失志見明

發遺安寐寤言涕交纓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獨寐寤言淮南子

日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霑纓銑曰明發初曉時也言將行遺忘其安寐乃覺寤而起

淚下而交於纓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翰曰

也纓衣領也萬始並佇眄要遐景傾耳玩餘聲善曰家語孔

亭名聽之不可得而聞杜預左氏傳注曰翫貪也良曰佇立眄看遐遠景影也言揮袂與士龍為



別猶立看其遠影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善

玩想其餘語之聲毛萇詩傳曰憩息也頓止舍也銑曰南歸謂

弟也北邁自屬也憩息頓止也永安承明皆亭也

也永安有昨軌承明子弃予詩曰弃子如遺也

翰曰言永安亭有兄弟二人昨日之跡至承明則士衡獨止不見其弟故云弃予也軌跡也

俯仰悲林善作薄慷慨含辛楚善曰范曄後漢

竊為辛楚泣血連如楚猶痛也向曰俯仰於林薄之間但有悲悽慷慨為歎含蓄辛酸痛楚

也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善曰言和悅纔往歡已絕端哀悼暫

來憂便成緒毛萇詩傳曰懷和也楚辭曰欲寂寞而絕端方言曰悼哀也濟曰言懷思往時之歡絕其端也哀來感別慘舒翻思歸樂遵渚則憂心成其亂緒也



善曰舒翮謂鵠遵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於  
翮之飛鵠思歸之志樂於遵渚之征鴻也蘇武  
詩曰黃鵠一遠別鄺炎詩曰舒吾凌霄羽毛詩  
曰鴻飛遵渚銑曰言我感別鄉邑慘然不能  
進行汝將歸樂循其洲渚也慘舒翮謂如  
鳥分飛慘然不進飛亦如我不能進行

###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五言 善曰王隱  
晉書曰顧榮字彥

先吳人也為尚書郎 翰曰顧彥先  
同為尚書郎遇雨不相見故贈此詩

### 陸士衡

###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

善曰爾雅曰大火謂  
之大辰郭璞曰大火

心也在中 最明故時候生之也 孔安國尚書傳  
曰貞正也 朱光朱明也 爾雅曰夏為朱明 尚書  
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  
生火 火氣之精者為日 爾雅曰熙興也 續漢書



曰日行南陸謂之夏也向曰大火南方星也

朱光日也此仲夏之月積陽為日氣也熙熾也

自南者則望舒離念虎屏翳吐重陰善曰言月

南方為夏望舒離念虎屏翳吐重陰離畢天將

雨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

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尚書考靈耀曰西方秋虎

漢書曰參白虎三星又曰觜觿為虎首孔安國

尚書傳曰昂白虎中星然西方七星畢昂之屬

俱白虎也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楚辭曰

屏翳起雨王逸曰屏屏翳雨師名也曹子建贈

王粲詩曰重陰潤萬物良曰畢星西方宿故

云金虎也謂月著于畢畢星好雨故雨師吐重

陰而為滯離著淒風迤時序苦雨遂成霖善曰

也屏翳雨師也淒風迤時序苦雨遂成霖左氏

傳申豐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杜預曰苦雨為

人所患苦也小雅曰迤犯也莊子曰陰陽四時

運行各得其序銑曰淒寒迤逆也為朝游忘



輕羽夕息憶重衾

善曰輕羽謂扇也傳毅有扇賦毛詩曰抱衾與稠

濟

日輕羽毛扇也衾被也言寒風逆時人寒故也

感物百憂生纏絲自相

尋

善曰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絲恩好庶踰高蹤翰曰感此風雨逆序遂生百憂也纏絲

思亂

與子隔蕭牆蕭牆阻

善作

且深

善曰論語子曰吾恐

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也良曰蕭牆院落之牆也

形影曠不接所託聲

與音

向曰託寄也聲音謂信命往來

音聲日夜闊何用慰吾心

善曰毛詩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

朝游游曾

善作

城夕息旋直廬

善曰張晏漢書注曰直宿曰廬

也濟曰曾重也直廬直宿之廬

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

善



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楚辭曰凌驚雷軼駭電  
今翰曰宵夜激震也電光夜中布於目前也

玄雲拖徒何朱閣振風薄綺䟽善曰說文曰拖曳也鄭玄禮記注曰

振動也風以動物故謂之振孔安國尚書傳曰  
薄造也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䟽外陳是

謂東觀良豐注溢脩雷潢潦浸階除善曰王

曰綺䟽窓也注曰雷屋宇也說文曰潦雨水也又曰除殿階

也銑曰豐多也注雨水也脩高也潢潦雨水  
流於地者除庭也言雨水溢於

高簷之雷潢潦又浸於階庭停陰結不解通

衢化為渠向曰結不解言雲沉五臣作稼湮梁

賴流民沂荆徐善曰廣雅曰湮沒也梁賴二地

二州名也翰曰稼謂田苗也湮沒也梁賴

二部名言此部曰家尤受人之流散斥水上於



荆徐二州善曰毛詩曰卷言懷桑梓無乃將為魚言顧之又曰惟

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曰天王使劉定公勞

趙孟館於維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

禹吾其魚乎齊曰機木吳人其鄉國多水今

化為魚也

贈顧交趾公貞善曰晉百官名云

顧秘字公貞為交州刺史

陸士衡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善曰周易曰君子體

體生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胡廣書發述

日建鴻德流清風

向曰肅嚴邁遠也



翼藩后改授撫南裔

善曰藩后吳王也顧氏謂曰秘爲吳王郎中令解朝

曰驃騎發迹於祁連蔡邕陳球碑曰遠鎮南裔近撫侯服鄭玄周禮注曰撫安也

初爲吳王郎中令故云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

翼藩后南裔即交趾也

外善曰漢書曰秦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

揭陽漢書劉向上疏曰延年壽懸旌萬里之外

良曰伐擊也五嶺交趾也旌旗也擊鼓揚旌言

彼蠻夷之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

善曰在氏地有軍矣

趙孟曰子孟亦遠績功而大庇焉又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

績不辭小位立德成理亦高山安足凌巨海猶

紫帶

善曰古辭異傳道

曰衆星累累如連貝江



高山安足凌於上言雖險如易越  
也大海如繞帶亦言度不難也  
惆悵瞻飛駕

引領望歸旆善曰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

庶幾乎銑曰言惆悵瞻公貞之駕引領望其歸旆冀相見也此士衡思之甚矣旆亦旌屬

贈從兄車騎五言善曰集云陸士光

陸士衡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善曰周禮曰藪牧養蕃鳥獸鄭玄曰澤無

水曰藪向曰孤獸離鳥尚思故林藪而況人乎此士衡思歸之意翩翩游宦子

辛苦誰爲心善曰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游宦事人銑曰翩翩旅游之兒

髮鬢谷水陽婉變岷山陰善曰楚辭曰時髮鬢以遙見陸道瞻吳地



記曰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昔陸遜陸凱  
居此谷東二十里有岷山父祖葬焉穀梁傳曰  
水北曰陽方言曰婉歡也婉與婉同古字通說  
文曰變慕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婉變董公惟  
亮天工濟曰髣髴似見不明之兒婉變好兒  
谷水岷山並吳地山水思之髣髴若見其在於  
目前也婉變存思兒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  
水北曰陽山北曰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  
五臣作沈字善曰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  
離乎鍾會曰載辭也經護為營形氣為魄謂魂  
魄經護其形氣使之長存也論語子曰小人懷  
土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銑曰  
營心府間也言心府魂魄懷於寤寐靡安豫願  
吳主而精爽若飛若沈不定也寤寐靡安豫願  
言思所欽善曰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念毛詩  
所欽良曰無安豫之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



深

善曰孟子萬章問曰舜往于田日號泣於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集本云歸

塗順也

翰曰言感彼歸塗艱難謂

安得忘歸

草言樹背與襟

善作衿

善曰韓詩曰焉得諠

日忘歸草謂忘憂草言以其名

斯言豈虛作思

鳥有悲音

翰曰謂此言不虛也思侶之

荅張士然

五言

善曰孫盛晉陽秋云張

善

良曰機從駕出游

士然贈詩故有此荅

陸士衡

絜身躋秘閣秘閣峻且玄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絜身脩思乎魏武曰



機出補著作遊乎秘閣然秘書省亦為秘閣說

文曰玄幽遠也謂祕閣之幽遠也向日躋升

峻高玄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眠善作眠

深也遑假寐眠古眠駕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善曰毛

字銑曰遑暇也言出游又曰敬祭明祀禮記曰拜至所以致敬

也毛詩曰祈年孔夙鄭玄曰我祈豐年甚早也

翰曰此機從駕出苑祭逍遙春王囿躋躅千畝

祀致敬鬼神祈豐年也田善曰晉宮閣銘曰洛陽宮有春王園躋躅與

田善曰晉宮閣銘曰天子為籍田千畝齊曰時

晉有春王囿天子游焉逍遙閑樂兒躋迴渠繞曲

躋漸進行兒時天子籍田躬推千畝陌通波扶直善曰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

陌善曰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

言水在阡上若從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善

下疾持而上也



尚書曰農殖嘉穀廣雅曰顛禾也銑曰垂賴穀穗顛樹稍也余固水鄉士摠

轡臨清淵五臣作泉字善曰水鄉謂吳也漢書曰武功中水鄉人三舍塾為池家

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摠轡向戚戚多遠日水鄉吳地也臨其清泉意慕也

念行行遂成篇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良曰戚戚憂也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五言善曰集云為今彥先作今云顧彥

先誤也且此上篇贈婦下篇答而俱云贈婦又誤也

陸士衡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善曰鸚鵡賦曰女辭家而適人蔡琰詩曰

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來會翰曰悠悠遠見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



緇上轂  
黑色

善曰毛萇詩傳曰緇濟曰言塵染衣黑也

修身悼憂苦感

念同懷子

善曰孟子曰古之人不得志脩身見於世列子曰卑辱則憂苦向曰悼

傷也同懷謂同懷抱之子即其婦也

隆思亂心曲沉歡滯不起

善曰

薛君韓詩章句曰時風又且暴使已思益隆毛詩曰亂我心曲

良曰隆繁也心曲謂中心也

歡情沉滯而不起

歡沉難剋興心亂誰為理願假歸鴻

翼翻飛游

善作

江汜

善曰魏文帝喜霽賦曰思寄身於鴻鵠舉六翮而輕

飛毛詩曰江有汜

銑曰剋猶可也興起也

翰曰假借也汜水名言歡沉難起心亂難理是

願借歸鴻之翼其飛游江水之涯以見所思也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

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上有愁思婦悲歎



有餘哀西方賦曰重閨幽闕何曰北詩代借

問歎何為佳人眇天末善曰西京賦曰眇天末

問以發詩情佳人則彥先也眇然游宦久不歸翰曰婦自昔

山川脩且闊善曰淮南王書曰游宦事人

影參商垂音息曠不達善曰左氏傳子產曰昔

季曰實沉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后帝不臧遷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

為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

夏商其季世曰唐叔故參為晉星法言曰吾不

睹參辰之相比也音息音問消息也廣雅曰曠

久也銑曰形影相隨之理夫婦之義今如參

辰之相乖音書消息曠絕參商離合非有常譬

二星常出沒不相見商則辰也



彼弦

五臣作絃

與箏

音括物成則

毀合則離

離則復合

合則復合

合則復合

合則復合

則復離

劉熙釋名曰

矢末曰箏

括會也

與絃會

與絃會

與絃會

與絃會

與絃會

與絃會

乃釋遠

願保金石

軀慰妾

長饑渴

善曰漢書武

涉說韓信曰

足下自以為

與漢王為金

石父李陵贈

蘇武詩

曰思得瓊

樹枝以解

長飢渴

翰曰金石

謂堅

固也軀身

也言相思

如饑渴思

飲食也

如饑渴思

如饑渴

思飲食也

如饑渴思

飲食也

如饑渴思

飲食也

如饑渴思

飲食也

如饑渴思

飲食也

贈馮文

羆

五言

翰曰文羆

為斥丘

令前已贈

詩今此重

贈也

令前已贈

詩今此重

陸士衡

昔與二三

子游息

承華南

善曰論語

子曰二三

子以我為

隱乎吾無

隱乎爾詩

曰遵彼承

華其容灼

灼

良曰拊翼

良曰拊翼

良曰拊翼

良曰拊翼

良曰拊翼

良曰拊翼

良曰拊翼

良曰拊翼



同枝條翻飛各異尋

善曰班固漢書曰撫翼俱起銑曰如鳥拊翼同栖

於枝苟無凌風翻徘徊守故林

善無此二句向曰故林太子

宮言尚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

善曰嵇叔夜贈秀才詩曰

感悟馳情思我所欽

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曰願言思所欽濟曰慷慨歎也欽敬也懷所欽

則思發軫清洛汭驅馬大河陰

善曰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孔安

國曰水北曰汭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翰曰軫車也言發車洛陽也水南曰汭驅馬於黃河之

南也大河黃河也陰

佇立望朔塗悠悠迥且深

善曰馮在斥丘故云朔塗毛詩曰佇立以泣王粲贈士孫文始詩曰雖則固城邈其迥深向

日朔北也悠悠遠兒迥闊也

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

善曰古詩



日晨風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善曰張平子書曰酸者不

懷苦心能不苦於言良曰臨川結謂水聲相愧無雜感志節之士多勤苦之言隨風則增氣

佩贈良訊代蕪金善曰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

金一百而不受趙岐曰蕪金其價蕪倍於惡金

也銑曰雜佩寶重之物詩人所以贈行也今

愧無此物而以善戒之以代夫子茂遠猷款誠

蕪金蕪金好金也訊猶戒也

寄惠音善曰尚書曰遠爾猷秦嘉贈婦詩曰何

俟兮惠音聲翰曰夫子謂文罷也茂美猷德

也言夫子有美遠之德款誠之志寄惠我音信

贈弟士龍

五言



陸士衡

行矣怨路長

溺

焉傷別促

善曰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曹

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長詩曰我心憂傷惄焉如搆方言曰惄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惄並奴的切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長何日惄憂心也

指途悲有

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爲東時

五臣作時岳

善曰言已逝如西流之不息雲止類東岳之不移也翰曰言西入京如西流水行不止弟在

家不游如東止之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

善曰

山岳也峙止也近機自謂也居謂妻也言慷慨不平逝者之言多感徘徊興戀居者之志彌生濟曰慷慨歎息往者之言多感衡自謂也徘徊懷戀居人之志情生謂陸士龍育生也

安得攜手



俱契闊成駢

非服

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又曰攜手同行毛萸曰

契闊勤苦也說文曰駢駢傍馬也鄭玄毛詩箋

曰兩服中央夾轅也駢駢曰具同也駢服之馬

常相隨也願與兄

弟雖契闊常同也

為賈謐作贈陸機

四言

潘安仁

向曰大意述晉平吳得陸生與之同官無言離別歡戒之事

肇自初創二儀烟煴

於云切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

兩儀天地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銑曰肇始也初創猶草創也烟煴元氣也粵有生

民伏羲始君結繩闡化八象成文

善曰劇秦美新曰爰初生

民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又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治作八卦以



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色犧即伏犧也類曰聞大開也

八象八卦也言伏犧始為君結芒芒五臣作九繩聞化後畫八卦以成文字

有區域以分其善曰左氏傳魏絳曰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杜預

云芒芒遠見也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州有毛蕞曰九有九州也濟曰芒芒寬廣見區域猶

都邑也言都神農更王軒轅承紀善曰史記曰邑自此分也

代神農氏是為黃帝順天地之紀家語孔子曰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更王終始

相生也良曰神農畫野離疆爰封衆子善曰沒而黃帝承其統紀

日昔在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史記日黃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一十四人也向

日言分別川上疆界以封衆子也夏殷既襲宗衆子謂黃帝有九子各封一國



周繼祀

善曰楚辭曰思堯舜兮襲與毛詩曰赫赫宗周向曰襲因也言殷因於夏而

周繼之商

縣縣瓜

倂

六國互峙

其二

善曰

瓜

倂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六國謂韓燕趙魏齊

楚也翰曰縣縣不絕兒瓜倂瓜蔓也言六國

如瓜蔓之引疆

善作

秦兼并吞滅四隅

善曰史

交互而立也疆強秦兼并吞滅四隅記曰秦

始皇初拜天下班固漢書述曰孝武行師吞滅

海隅淮南子曰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高誘曰隅

猶方也濟曰疆暴子嬰面觀漢祖膺圖

五臣

也秦兼六國四方也

符字善曰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又

曰子嬰降沛公於軹道傍漢書曰高祖隆準而

龍顏左氏傳曰楚子圖許許偃公見楚子於武

城固縛衡璧大夫哀經士與觀東京賦曰高祖

膺錄受圖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符良曰子

嬰秦王也而傳與觀各異且乃應奇更



攬棺也降者輿而自隨以明必死也  
**靈獻微弱在涇則渝**  
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孝靈皇帝諱宏肅宗玄孫也桓帝崩無子即皇帝位又曰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靈帝崩即皇帝位曾子曰沙在泥與之皆黑趙岐孟子章句曰白沙入泥不染自黑爾雅曰渝變也向曰靈帝獻帝也言二帝微弱也獻帝遭董卓遷之西京天下亂也  
**三雄鼎足**

**孫啓南吳**  
其三 善曰雄即三國之主班固漢書述曰三雄是敗漢書蒯通說韓信

日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  
**南吳伊**

**何僭號稱王**  
善曰吳志曰黃龍元年權即皇帝位春秋命曆序曰吳楚駒勝僭號

稱王駒景駒也勝陳勝也字書曰  
**大晉統天仁**

**風遐揚**  
善曰謂武帝也周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



濟曰大晉理天下仁惠之風遠揚也偽孫銜壁奉土歸疆善曰偽孫謂皓

也吳志曰孫皓字元宗和子也孫休薨皓立晉命王濬伐皓皓書於濬濬受皓之降左傳曰許

僖公面縛銜壁良曰偽孫謂皓銜壁而降奉國土歸我晉之封疆也璧者國寶降者親奉於

君面縛無手以執故用日銜也婉婉長離凌江而翔其四善

機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婉婉漢書曰長麗前揆光耀明臣瓚曰長離靈鳥也離與麗古字通也

何曰長離鳳也以喻君子婉婉美兒陸機自凌江而來亦猶鳳翔也長離云誰咨

爾陸生善曰毛詩曰云誰之鶴鳴九臯猶載厥

聲善曰毛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天又曰厥聲載路銑曰鶴鳴九臯之上其聲聞天詩人

猶記之載况迺海隅播名上京爰應旌招撫翼



宰庭

**其五**

善曰海隅謂吳也尚書曰至于海

隅范曄後漢書詎授謂袁紹曰將軍播名

海內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臧榮緒晉書曰

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孟子曰夫招士

以旌班固漢書曰撫翼俱起宰謂駿也宰或為

紫非也翰曰旌招賢之飾撫奮也宰庭天子

之庭也

**儲皇之選實簡惟良**善曰漢書疏廣曰太

俊爾雅曰簡擇也尚書曰時惟良顯哉孔安國

曰是惟良臣曰則君顯明於世濟曰儲皇副

主也言擇任賢

**英英朱鸞來自南岡**善曰鸞亦

良以為左右

裴詩傳曰英鮮明也王逸楚辭序曰虬龍鸞鳳

以託君子毛詩曰我來自東良曰朱鸞瑞鳥

也亦喻君子岡山也

**曜藻崇正玄冕丹裳**善曰

南岡謂機自南來也

洗馬也崇正太子之宮也臧榮緒晉書曰世祖

以皇太子富於春秋初命講孝經於崇正殿周



禮曰大夫玄冕禮記曰君朱韠環濟要略曰韠以象棠色向日曜藻文華也崇正殿名太子

講藝之所機時為太子洗馬故曜文如彼蘭蕙載

章於此其六翰曰載則采取也言陸機潘岳

採其芳如蘭蕙太子則取其道德之芳也潘岳

作鎮輔我京室善曰謂吳王也班固盧綰述曰

啓爾宇為周室輔濟曰藩岳謂諸侯也謂惠

帝弟吳王晏出為大將軍以鎮吳機為郎中令

故云輔我京室也旋反桑梓帝弟作善曰毛詩曰惟

止作弼謂為吳王郎中令也良曰機吳人今

與吳王同鎮吳故云旋反桑梓為帝弟之輔弼

也或云國宦五臣清塗攸失善曰漢書曰武有

左宦之律應劭曰人道尚左今舍天子而任諸

侯故謂之左宦向日或有人云自太子洗馬



出為郎中令是**吾子洗然恬淡自逸**

莊子曰

失其清官之塗庚桑子之始來也吾洒然異之鄭玄禮記注曰

洒如肅敬也文子曰靜漠恬淡說文曰淡安也

徒敢切毛詩曰我不敢傲我友自逸陳太丘碑

曰澹然自逸銑曰吾子謂機也洗然肅敬之

見言雖失清官之塗而逾肅敬自安逸也**廊廟惟清俊又是延**善曰

日賢人深謀於廊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

捷為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然廊廟君之居

臣朝覲之所故曰俊又是延也尚書曰俊又在

宮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向曰又理也廊廟

之官惟擇其清俊能

理之材是進用也

**擢應嘉舉自國而遷**善曰

日擢拔也濟曰機從吳王郎中令徵入為尚

書郎國吳國也言拔應此舉從吳國遷為此官

**齊轡羣龍光讚納言**善曰謂為尚書郎也揚雄

河東賦曰建乾坤之貞兆



今將悉總之以羣龍韋昭曰比羣賢也尚書帝

日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

書宮陸為郎故曰光讚也鄭玄周禮注曰贊佐

也良曰羣龍喻羣賢也讚明也謂尚書郎與

羣賢齊轡以明出優游省闈珥筆華軒

納天子之言也善曰毛

詩曰優游爾休矣崔駰奏記竇憲曰珥筆持牘

拜謁曹下韋昭漢書注曰檻殿上欄軒上板

向曰闥門也華軒殿上曲欄也珥執也昔余與

言閑豫於省闈執筆殿上以待天子也

子繾綣東朝善曰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從公

常侍侍東宮機亦為大

子沆馬繾綣不離散兒

雖禮以賓情同友僚嬉

娛絲竹撫鞞步舞韶

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

也簫韶九成孔安國曰韶舜樂名良曰賓敬

也雖以禮相敬於情不殊友僚常以絲竹鼓樂



以自嬉  
娛也  
脩日朗月攜手逍遙  
何曰脩長

也  
自成  
五臣作我  
離羣二周于今  
言曰禮記曰子夏曰吾離羣索居毛

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與機別經二年也于今贈詩時也  
雖簡其面

分著情深  
喜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袁紹與公孫瓚書曰分著丹青翰曰簡

別著明也言雖面別  
分義之理明于深情  
子其超矣實慰我心  
言曰

日實獲我心  
書郎言予超升實歡慰我心  
發言為詩俟望

好音  
善曰毛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良曰發

言舒志為詩也俟待也言待  
好音者謂望機谷此詩也  
欲崇其高必重其

層  
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層重也慈登切  
日將崇高大之德必須重其增益之事言此



以誠機也立德之柄莫匪安善作恒善曰周易曰謙

之固也銑曰言立德在南稱甘度北則橙宅

權柄安守其恒恒常也協韻善曰言甘以移植而易名恐人徙居而

變節故引以誠之淮南子曰江南橘樹之江北

而化為橙博物志曰橘抽類甚多其橙枳皆是

翰曰甘果木名生之於江南則芳香種於北地

則為橙枳言木以移而變恐崇子鋒穎不頽不

人亦同是而易節故引為戒崩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摯

伯陵答司馬遷書曰有能者見鋒穎之秋毫

毛詩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濟曰崇爾道德鋒穎勿使崩頽也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四言

潘正叔

善曰文章志云潘尼字正叔少

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



養及父終出仕位至  
太常卿 良同善注

#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

善曰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左氏傳

曰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禮邑也

## 顯允陸生於今

也延陵為東南昔時之美也

善曰毛詩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言機有明信之德

於今少

## 振鱗南海濯翼清流

善曰高唐賦曰振鱗奮翼應德璉建

章臺集詩曰濯翼陵高梯

翰曰南海謂吳也

清流謂晉也凡言鱗翼者皆龍鳳也君子比之

## 故作者以鱗翼婆娑翰林容與墳丘

其一

隨事宜以用之也  
實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長楊賦曰借翰林以

為主人左氏傳楚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史也



能讀三墳五典八素九丘齊曰翰筆也林謂儒林也墳丘皆古書也婆娑容與皆游放之兒

玉以瑜潤隋以光融

善曰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

瑜不揜瑕忠也鄭玄曰瑜其中間美者班孟望西都賦曰隋侯明月錯落其間淮南子曰隋侯

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杜預左氏注曰融朗也良曰瑜玉上美者隋侯珠也

玉以瑜而溫潤珠以光色而明朗言人如學亦如之也

乃漸上京羽

善作

儀儲宮玩爾清藻味爾芳風

善曰玩猶愛也爾衡顏子碑曰秀不

實振芳風向曰斬進也羽儀儲宮謂機為東宮洗馬為太子羽儀也玩習味美也清藻芳風

言機之泳之彌廣挹之彌冲

其二善曰毛詩曰漢之廣矣泳之

游之毛萇曰潜行為泳又曰挹斟也老子曰大滿若冲字書曰冲猶虛也

銑曰泳游廣遠挹



酌冲深也言猶酌道德之源彌覺深遠

崑山何有有瑶有珉

善曰新序

晉平公嘆曰嗟乎安得賢士大夫與其此樂船人固桑對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致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說文曰瑶玉美者又曰珉石之美者翰曰崑山喻省閣也瑶珉喻君子也言省閣之內所有者皆君子也及爾同僚具惟

近臣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正叔元康初拜太子舍人陸士衡荅賈長淵詩序曰東宮積年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東宮太子所居毛詩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東京賦曰具惟帝臣國語曰近臣盡規濟曰僚官也正叔掌為太子舍人言與機同官俱為近臣予涉素秋

子登青春

善曰素秋喻老青春喻少也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楚辭曰

青春爰謝良同善注

愧無老成厠彼日新

善曰毛詩曰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周易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向曰正叔自云愧無老成人之風而廁

列日新之德日新者謂機也祁祁大邦惟桑惟梓善曰毛詩

祁毛萇曰祁祁衆多也良曰大邦則吳矣祁謂是機之桑梓機出爲吳王郎中令故云爾穆

穆伊人南國之紀善曰毛詩曰穆穆魯侯又曰

國之紀銑曰穆穆美也伊是也謂美是人爲吳網紀也帝曰爾諧惟王卿

士善曰尚書帝曰爾諧銑曰諧和也俯僂從

命奚恤奚喜其四善曰左氏傳孟僖子召其

人之後也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

茲恭敬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

俯循牆而走莫余敢侮翰曰俯僂屈我車旣

身也言屈身從於王命無憂喜於懷也



巾我馬既秣

善曰周禮中車下大夫二人鄭玄曰中猶衣也毛詩曰之子于歸言

秣其馬毛萇詩傳曰秣養也

濟曰巾

星陳夙

駕載脂載轄

善曰尚書大傳八伯歌曰爛然星陳毛詩曰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又

曰載脂載轄還車言滿言早發也脂膏也以滑車也轄車鍵也

良曰星陳夙駕

婉嬋

二宮徘徊殿闥醪澄莫饗執慰饑渴

其五

善

曰酒澄而不飲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饑渴待賢也

向曰婉嬋徘徊皆顧慕貌二宮

謂帝及太子宫也機經仕之故正叔眷慕二宮之內醪酒之澄無人饗宴慰我饑渴之情也

昔子忝私貽我蕙蘭

善曰陸集有贈正叔詩

私情於我而遺我蕙蘭也

今子徂東何以贈旃

蕙蘭香草以喻文章之美



善曰徂東謂適吳也毛詩曰駕言徂東又曰何以贈之翰曰徂往旃之也寸匙惟

寶豈無璵璠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難得而易失也說文

曰晷景也與璠美玉也濟曰言彼美陸生可豈無寶玉不足貴以寸陰可為寶

與晤言其六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以晤言鄭玄曰晤猶對也良曰言陸機之

美可真申晤之

贈河陽五言向曰潘岳為河陽令是尼從父故不言名

潘正叔

處善本生化單父子竒泣東阿善曰呂氏春秋作密

父彈鳴琴身不下堂竄父治巫馬期以戴星出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竄父亦治巫馬期問



其故於密子密子曰我之任人子之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齊君恠之遣使追使者返曰子奇必能矣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爲耕器魏聞童子爲君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銑曰處子賤子奇並古良宰也單父東阿二邑名二君以風化臨之其邑稱理也木同

### 鄉建遺烈武城播絃歌

善曰漢書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時爲舒桐

鄉畬夫廡平不苛後爲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人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人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人果共立爲邑起冢立祠祭至今不絕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孔安國曰子游爲武城宰  
翰曰桐鄉朱仲卿爲桐鄉畬夫主稼穡之邑武城子游所理邑或以遺愛爲業或以絃歌見美



以岳喻逸驥騰夷路潜龍躍洪波善曰驥龍喻此四賢

驥良馬也夷平也縱良馬於平路躍潜龍於大波喻得塗也弱冠步鼎鉉既

立宰五臣作寄三河善曰岳早辟賈充府出為河陽令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

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論語曰三十而立

漢書東方朔曰漢去三河之地止霸漣以西良曰年二十曰弱冠也鼎三公象也鉉鼎耳環

也岳二十為賈充府掾故云步鼎鉉也年三十曰立三河河東河內河陽也宰理也流聲

馥秋蘭摘藻豔春華善曰家語孔子曰流聲後裔非唯學之所致耶楚辭

曰秋蘭兮青青說文曰摘舒也荅賓戲曰摘藻如春華向曰馥香摘發也流其芳聲香逾秋

蘭發其文藻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善曰風美於春華也俗通曰



太尉掾范滂天姿聰叡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  
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  
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天爵終亦亡矣  
銑曰所美者聰敏仁義天姿  
之茂豈言此人爵之多也

### 贈侍御史王元貺

五言 伯御史掌書之官至秦

以為埋  
嶽之官

### 潘正叔

### 崑山積瓊玉廣厦構衆材

善曰潘正叔贈陸機  
詩曰崑山何有有瑤

有珎新序晉平公嘆曰嗟乎安得賢士大夫與  
共此樂船人固桑對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  
玉產崑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今君苟好士則  
賢士至矣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 濟



日廣大構合也崑山大廈以喻國也游鱗萃靈

沼撫翼希天階

善曰游鱗龍也毛詩曰王在靈沼楚辭曰

攀天階而下視

良曰萃聚希望也靈沼天階

皆樞仁義之道聚

望天子之左右

切善曰漢書曰龔遂卒有父老來弔曰薰以

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向曰膏蘭為物以明燭

迹清憲臺

善曰漢書上謂嚴助曰君猷承明之

禮門漢官儀曰御史為憲臺也銑曰王侯謂

貺也崇禮門名王前為尚書郎朝奏皆在此門

言今厭之迴迹清肅蜺鳥屈固小往龍翔迺大

憲臺憲臺即御史署

蜺鳥

屈固小往龍翔迺大



來

善曰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又曰泰小往大來吉亨郭璞方言

注

曰尺蠖又呼為步屈也翰曰蠖屈喻聖人

潛

隱也龍翔聖人即位也言蠖屈之時喻賢人

在

外故云小往龍翔之時

喻

君子入用故云大來

康哉

善曰尚書曰三后協心毛詩曰天子是毗鄭玄曰毗輔也呂氏春秋曰百官有司之

事畢力竭智矣尚書咎繇乃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濟曰協合畢盡讚佐也合

心輔於聖代盡力

以佐康哉之風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四